



87410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 註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

宣布詩襄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

善曰應劭曰不知純

絲之密也璜以為純絲良曰荷負也旃毳也  
被服也純絲繒帛也言夷狄負氊服毛者難與



論繒帛之麗密也

羹藜含

五臣作含

糗

去者不足

與論太牢

之滋味

善曰服虔曰哈音含糗乾食也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

翰曰

人食藜羹糗飯者不足與說太牢之滋味也

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

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善曰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

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廣雅曰茨覆也

銑曰蓬茨

草所以覆屋者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

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

五臣有其

愚心而抒情素

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軼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

濟曰王襄奏褒有逸才帝徵之故謙云不充厚望明旨謂宣帝命也言雖不足充厚望敢不述



愚心而申情素也塞充抒申也

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

乎審已正統而已

善曰服虔曰恭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

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記也上為謙辭此立文首也

翰曰則為此頌之向曰惟思也言

敬思春秋也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

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

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已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

施普

銑曰國家所任官得賢人則進退所作者省而太平之功畢施聖人之德廣矣趨進

舍退普廣也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

濟曰亦如賢人於國

則不費人力而成功多也就成效衆多也

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



筋苦骨終曰矻

矻

苦骨反 矻矻勤作也亦如國之用愚

翰曰工人匠人也

人如淳曰矻矻健作兒

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

五臣作撲

清水

淬

子會其鋒越砥歛其鐔

善曰越絕書曰楚王召

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

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願此二人為鐵劍吳越

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

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淬作刀鑿也淬子妹切

鑿工練切說文云鐔劍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

昌故曰越砥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歐

冶歐冶即巧冶也良曰巧冶善鑄劍人也干

將劍名撲劍水理者淬謂燒刃令熱漬於水中

也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歛謂磨也鐔亦刃也

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鑿汜畫塗

善曰胡非

劍赴榛薄析兒剗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剗截

也漢書音義曰剗章充切如淳曰若以篲掃於



汜灑之處也。簪音遂塗路也。銑曰：剗斬也。犀獸名，革皮也。簪，帚也。汜灑，地也。塗泥也。言以利剗斬斷蛟犀，忽若以帚掃汜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有如此也。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

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

善曰：孟子曰：離婁之明，趙

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困切。翰曰：督，正也。削，度也。延長也。袤，廣也。溷，亂也。言巧拙之理，且如上之所述，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筴。

五臣作

敝策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



極馬倦

向曰御駕也驚劣馬也向口敝勞策鞭也言人駕劣馬則傷馬口勞鞭策而不

進行胃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疲倦不肯之

人理國則勞下人繁刑法國既亂矣身亦危矣

及至駕齧膝乘去且善曰應劭曰馬怒有餘

曰齧膝乘旦皆良馬名也駕則旦至故以為名

銳曰驂亦駕也王良執靶霸

韓哀附輿

善曰張晏曰王良郵無郵也世本云韓哀侯作御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之

加其精巧也音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

銳曰王良韓哀古善御者輿車也絳騁馬

驚忽如影

五臣靡良曰靡沒也言上良馬良御縱騁奔馳忽如日景之疾沒

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濟曰越過蹶疾也言過都國疾如行歷一小塊

追奔電逐遺風

善曰遺風風之疾者也問曰電風皆謂疾也

周流



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向曰八極八方

也遼遠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

故服絺綌

五臣作絺

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

貉

五臣作貉

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滄

五臣從心

何則有

其具者易其備

善曰論語曰當暑絺綌絺綌孔安國曰絺綌葛也論語曰狐貉之

厚以居

翰曰鬱燠熱也襲衣也狐貉裘也淒

愴寒之甚也夫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

狐裘之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具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

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

五臣無也

是以嘔

吁喻喻

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

善曰應劭曰嘔



喻和悅兒嘔一侯切 向曰易謂海內易理夫  
銑曰嘔喻喜悅兒受謂用賢臣也延接也

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

良曰為人君當竭盡智力託附賢臣必立仁惠  
之策故賢臣歸之擇人求士必樹霸王之迹也

索擇伯 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圉五臣作圉空之

隆善曰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

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三  
圉圉空虛 濟曰握捉隆盛也餘同善注 齊

相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善曰韓詩外傳

燎為上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  
人有以九九見者相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

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  
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



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爲不及  
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  
九者乎相公曰善乃禮之其月四方之士相  
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翰注同由此觀之

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

善曰呂氏

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  
樂也言君王勤於求賢必樂得其賢人也爲人  
臣亦助君勤求賢良是以忠矣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

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

苦本誠則上不然其信

善曰

郭璞三蒼解詁曰悃誠信也  
向曰揆度悃至也

進仕不得施效斥逐

又非其愆

良曰賢臣不見信用雖進仕於朝不  
得施用其功效而爲邪臣讒疾已遭



斥逐又非其過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

里自鬻鬻子飯牛離此患也善曰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

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燎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

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孟子

曰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

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爲之也呂氏春秋曰

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悲擊牛角疾歌濟注同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

職得行其術翰曰關去卑辱奧六潔薛而升本

朝離疏釋蹻脚而享膏粱善曰張晏曰與幽也

日與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屬瓚按屬

以繩爲屨也國語藥伯請公族大夫晉悼公曰



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

同注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悅

士銑曰剖分也符者所以諸侯與天子分之各執一契舉動所爲必合於契然後承命而

行之錫賜壤土也言賢人能立太平之功天子乃分符賜土以爲諸侯光其祖考傳業于孫此

則使賢士有所資益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而喜悅勸其將來也

有賢明之臣五臣虎嘯而谷五臣本風冽龍興

而致雲氣五臣無氣字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

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

感故能運風翰曰君聖然後可見賢臣君暗則賢人皆隱如虎嘯感風而清龍起感雲而隨

受



也列蟋蟀俟

五臣作候

秋吟蜉

浮蜉由

出以陰

善曰易通

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蜉蝣渠略也又蟲

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向曰蟋蟀蜉蝣皆蟲也候時而鳴知陰以出言

知賢人待明君而仕知明時而見也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善曰

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

位之日也

銑曰初九潛龍勿用今飛在天則時以通泰故大人起治萬物而萬物利見之大

人則天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

曰皇天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良曰皇美也多士謂衆賢也言思美衆賢生於

此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

濟曰文武文王武王也

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

明明在朝穆穆列布

善曰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則以穆穆在乃位

翰曰明明穆穆皆美也列布謂分布職位也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

伯牙操籟

五臣作號

鐘蓬

五臣作逢

門子孿烏號猶未足

以喻其意也

善曰晉灼曰籟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鐘各有節奏奏聲之不常故曰遞

鍾瓚以為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籟為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孫卿子曰弄蓬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髯號故名其弓曰烏號



良曰聚其精爽會其神理君臣道合加以相明  
上下不疑德義諧和則雖伯牙操琴逢門子轡  
弓其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此君臣之意也  
故聖主必待賢臣

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良曰俟上待也

下俱欲懽五臣作歡然交欣翰曰上下謂君臣相欲也千載

一會論說無疑向曰君臣之道不疑雖左翼乎右論說其非者不信也

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善曰春秋保乾圖曰

神明之應疾於倍風吹鴻毛銑曰言君臣道合如鴻鵠遇風一舉千里如大魚游縱於大川

得其性也翼飛疾兒沛大水兒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

不行濟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



萬祥必臻

良曰化蒲四方彼于無窮而遠方

至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

聽已聰

翰曰言賢臣為君耳目故君不徧盡視聽已聰明矣殫盡也

恩從祥

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日

為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向曰天子恩德與祥風和氣翺游於四方則太平之理永充於天下人人乃得優游之望也責求也塞充也

導游自然之勢恬

淡無為之場

善曰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曰遵法場境也言法自然之道致心恬淡之義游於無為之境以治其身而天下正也休



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

善曰尚書曰垂

拱而天下治

濟曰雍容閑和兒言天子靜思乃閑和垂衣拱手天下自治祿福萬年也永長

何必偃仰詘信

五臣作屈申

若彭祖煦

吁

噓呼吸

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

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

伸爲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

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

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

西王母石室中

道壽考無疆永永萬年何必謝於彭祖七百之

壽喬松千年之仙絕於俗離於人世哉言不足

尚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也  
向曰濟濟盛兒多士衆賢也寧安也言此衆賢文王得之以安今信此言可以安也



趙充國頌

善曰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

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楊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

善曰

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別號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

翰曰聖明神靈惟我宣

帝也能廣大其德奄有諸羌而猖狂皆叛侵於西疆也戎大也先零羌名也

漢命虎

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音真協韻善曰毛詩曰

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為後將軍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良曰虎臣即充國也言其猛如虎也充國為後軍將



軍故曰後將軍惟辭也六師既臨其域喻五臣作諭

以威德

善曰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上疏曰因田致穀威

德兼行

濟曰臨羌人之域宣喻

有守矜功謂

之弗克

善曰酒泉太守言充國屯田非便不如擊之論語識曰重耳反譎伐德矜功

銑曰有

守謂酒泉太守辛武賢也奏宣帝請擊

罕开帝使與充國共計之充國喻之使降賢謂

充國曰

喻其使降不勝擊之故云

請奮其旅于

罕之羌

善曰韋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向

曰辛武賢

請震其兵衆

天子命我從之鮮陽

善曰

應劭曰

宣帝使充國共計

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罕开於鮮水陽

銑注同



善曰漢書曰克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良曰守節謂守忠勇也

屢奏封章謂頻進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音剛善曰兵表言勝捷之事也

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李奇漢書注曰制折也濟曰料計靡無亢拒也言計其

前敵制度勝否其兵遂克西戎還師于京善曰威深謀不可拒當也

曰克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翰曰

克勝也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善曰毛詩曰內饟于也

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向曰鬼方謂

遠方也罔無也言無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

有不臣伏於帝庭也歌功乃列于雅善曰宣謂周宣王

也方謂周卿士方叔也虎召穆



公名詩小雅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大雅云王命召虎或辟四方美其賢有中興之功可以為天下儀則也

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趙趙栢栢亦紹厥

後五臣作緒善曰毛詩曰趙趙武夫公侯干

時漢室稍至陵遲及宣帝即位時稱中興也趙

趙栢栢武兒也班固贊美宣帝比德殷宗周宣之主故充國亦可

以紹周宣之臣也

出師頌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搖蕩

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

錢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

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又章

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隲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隲也翰曰文章志及今書七志並云史岑字子孝出師頌史籍無傳此頌蓋後漢安帝舅鄧隲出征西羌之頌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

向曰茫茫廣也

兆基開業人

神攸贊

五臣作讚兆始也攸所也

銑曰

五曜膏

五臣作宵映

素靈

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

善曰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

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

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

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姬夜哭人問姬

姬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

之也濟曰五曜五星也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宵夜也歎則哭也餘注同

善曰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平西零不順

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良注同

東夷遘逆

善曰西零即先零也

濟

乃命上將

授以雄戟

善曰子虛賦曰建千將之雄戟

向



韓兵 桓桓上將寔天所啓善曰桓桓武也

萬魏十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銑允文允

武明詩悅禮善曰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

詩書 憲章百揆為世作楷善曰禮記曰仲

書曰納于百揆禮記曰今世行之 昔在孟五臣

津惟師尚父善曰尚書曰武王伐殷師度孟津

武王 素旄一麾渾

一區宇善曰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

以麾 蒼生更始朔

一麾軍士而破紂軍天下以定



風變律

五臣作楚

善曰蒼生猶黔首也尚書

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

文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

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

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

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

亡良曰蒼生百姓也更始謂新立法制以便

利下人去紂暴虐之理也謂天子居南面而稱

尊故北風以變化於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善曰毛詩

南楚也言王風廣也

小雅文也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

獫狁北狄也薄伐言不殺戮逐之於邊而已

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

五臣作域

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蹙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

音玄協韻

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

譏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自成



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銑曰言太公薄伐詩

人尚以為艱難而況乎鄧騭至遠邊鼓旗不捨

宣帝澤於遠荒而功銘於鼎

鉉鼎杠也乃著述人通言之

我出我師于彼西

疆善曰毛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向曰我

戎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善

也同

翰注翰曰天子餞送鄧騭也伯長也鄧騭安

帝長舅也詩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

路車乘黃路車駟馬車也乘黃馬

色也言天子之恩於舅氏深也

介珪既削列

壤酬勲善曰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向

將封騭為諸侯也列

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善曰

壤謂分土也勲功也

日建邦啓土也

銑曰啓

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開也上郡謂騭所封也



善曰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  
翰曰令善也人有積善則天下相問者皆稱其善故  
曰令問也

### 酒德頌

劉伯倫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靈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

為狹著酒德頌為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向注同

有大人先生

向曰假為辭也

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

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

銑曰言志廣大也以天地開闢已來

為一日也萬歲之期為少時也扃牖門也八荒八方也

行無轍跡居無室

廬

善曰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遊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

所自置翰曰



潛隱守愚時人不見其行跡幕天席地縱意所

如良曰如止則操卮執觚如動則挈榼提壺善

說文曰榼酒器也皆闔切唯酒是務焉

知其餘翰曰專於飲酒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

善曰左氏傳曰伯州犂謂鄭皇頡曰夫子為王

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

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緇赤白色紳大帶

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聞吾風聲議其所以銑曰吾則

也搢紳服飾也乃奮袂攘衿怒目

也言公子處士風聞我好酒

之聲議論我所以得失也

切齒善曰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策張

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瞋目切齒



良曰此公千處善曰春秋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善曰春秋

士怒先生好酒善曰春秋禍亂鋒起君若贅旒善曰春秋濟曰說禮經法制以示

先生言其是非如劍戟之鋒刃相競逐而起善曰春秋先生於是方捧鬯善曰春秋承槽善曰春秋銜杯善曰春秋漱醪善曰春秋

善曰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翰曰先生不聽二人之說飲酒自若也醪濁酒

也善曰春秋奮髯踦善曰春秋踞善曰春秋枕麴藉糟善曰春秋遷善曰春秋琅邪齊部舒緩

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為俗耶又曰尉佗善曰春秋雕結箕踞善曰春秋銑曰奮動髯鬚也踦踞展足倚據

而坐也藉鋪也言動髯鬚展足倚善曰春秋據而坐旋復枕麴藉糟而卧也善曰春秋無思無慮其樂

陶陶善曰毛詩曰君子陶陶兀然而醉善曰春秋豁善曰春秋五臣

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覩善曰春秋秦善曰春秋



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

利五臣

欲之感情

善

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

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

五臣

萍

善曰廣雅曰擾擾亂

也焉如猶何如也

向曰言見二豪侍側焉如

螺

果

羸

力

之與螟

名

蛉

音靈

善曰二豪公子

羸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螺羸祝曰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二子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螺羸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向曰

二豪謂公子處士也

螺羸螟蛉彼小

蟲也

言此二人侍我之側何如

此蟲言見之微小也焉何也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酈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  
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  
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  
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大傅安國懿  
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  
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



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  
陽陵景侯魏傳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  
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  
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  
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  
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  
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

五臣無此序

頌曰

芒芒

五臣作芒芒

宇宙上塲

楚錦

下贖波振四海塵飛

丑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

善曰天以清爲常地以靜爲本今上參下



黷言亂常也。慘不清。登之兒也。國語觀射文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嫖也。波振塵飛，以喻亂。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規，交錯同端。翰曰：茫茫廣遠，兒慘垢黷，濁也。並言天下昏亂，垢濁也。波振塵飛，謂兵戈不息，四海五岳九服皆譟天下也。徘徊謂人無主，不知所從也。三靈，天地人也。言天將惡秦濁亂，改卜清平之君也。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善曰：尚書曰：天祿永終。向曰：赫，盛聲。始載運也。沈跡中鄉，飛名帝錄。善曰：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璣鈴。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向曰：高祖，中陽里人。故云中鄉也。飛名帝錄，謂預應圖識如預飛名在。慶雲應輝，皇階授木。善曰：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其



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里

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

授火言漢之歷運為周木德所授也

曰慶雲瑞雲也皇階謂天位之次也

銑龍興

泗濱虎嘯豐谷善曰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

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濟曰龍

興言如龍飛於天得高位也虎嘯謂天下英雄

皆相應如虎嘯風生也泗濱謂高祖嘗

為泗水亭長也豐邑高祖所居邑也

聚素靈夜哭善曰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

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彤

丹色也素靈即高祖紀老嫗哭所殺曰地詳見

出師頌素靈夜歎注

良曰彤丹紫色

金精仍頽朱光以渥漢書曰

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

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



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  
漢當滅秦也向曰金精秦也朱光漢也渥流

也萬邦宅心駿民五臣效足善曰尚書曰宅心

章曹植與陳琳書曰驥不常一步應良御而  
效足翰曰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祖寬仁

之德常居於心故羣賢堂堂蕭公王跡是因

如駿馬足以效其用也善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

難與並為仁矣向曰此蕭何也堂堂盛兒言  
高祖因之而升帝位綢繆敎后無競惟人善曰

也王者天子之通稱綢繆敎后無競惟人毛詩  
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銑曰綢繆親密兒

散聖后君也聖君則高祖也惟辭也言其無侵  
競於人能安而悅外濟六師內撫三秦善曰漢

之也謂留在秦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與  
關中卒報補缺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



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濟

六師六軍也高祖留何守關中聚糧以給關外

軍也內則撫安百姓也高祖封秦拔奇夷難遇

三將為王王秦中故謂之三秦

**德振民**善曰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

為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咎繇邁種德

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

將遂平天下行其德惠振

給於下人夷平邁行也

**體國垂制上穆下親**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

曰營都立宮定制循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

下親

翰曰能體國家輕重以約法三章使

君臣上下和穆而相親也垂下也制法也

**蓋羣后是謂宗臣**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

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

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

謂諸立功者高祖論何功第一故曰名蓋也何

向曰羣后

謂諸立功者高祖論何功第一故曰名蓋也何

向曰羣后



為羣臣之尊故曰宗臣宗尊也平陽樂道在變則通善曰論語曰貧而樂

周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銑曰此謂曹參也好黃老之術故曰樂道臨事能變通而合於理

也爰淵爰嘿有此武功善曰莊子曰淵默而雷聲毛詩曰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濟曰爰於淵沈嘿靜也言於事好沈靜而為理也長驅河朔電擊

壤東善曰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成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

文穎曰壤東地名也班固漢書述良注同協策淮陰亞

跡蕭公善曰漢書曰魏王豹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越大破之又從韓

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謁者鄂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翰注

同文成作師通幽洞冥善曰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



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

向曰此謂張良也

凡不言姓名者

封邑名及號謚也餘皆類此

良自言以三寸

舌爲帝者師幽冥謂受兵法於黃石公也

永

言配命因心則靈

善曰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

友

銑曰言配合天命籌策因

窮神觀化望影

心而出則如神靈無不必中也

五臣揣情

善曰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事揣情爲趙畫

策鬼谷子曰

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關鴻

門是寧

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一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今行

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

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

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



不敢背項王項羽意乃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良曰言其觀察事變見其形影已能

揣度其情無不知耳故雖鬼神亦不能隱謀萬物亦莫能逃形也翰曰寧安也注與善同

隨難榮陽即謀下邑

善曰隨難榮陽見下文漢書曰漢王兵還至下邑漢

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一良曰九江王英布是梟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

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向曰酈食其勸封六國良隨後難之下

文備矣高祖兵敗還至下邑高祖曰吾欲取關已東誰可共功也良謀曰黥布韓信彭越可以

破楚必矣榮陽下邑並是地名

銷印碁

忌廢推齊勸立

善曰漢書曰項

羽急圍漢王榮陽酈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

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



王曰趣銷印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  
良勸漢王因封之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  
印驅致越信 銑曰項羽數侵奪漢軍於滎陽  
漢軍乏食鄼食其謀立六國之後以助高祖從  
其計令鑄印良乃發八難教高祖令廢遂用良  
計急令銷印其教也韓信破齊使使請於高祖  
欲假封齊王高祖欲不聽良與陳平俱說高祖  
請立信為王便乃使良授信齊王印此為勸也

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

善曰漢書

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  
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  
能取雅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  
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  
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項羽敗自刎淮南子曰  
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  
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  
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 濟曰固陵地名三王



謂韓信彭越黥布也皆會垓下共破項羽故曰  
從風羽死烏江而董翳揚喜馬童呂勝揚武等  
五人各得其一體高祖乃封五人  
為列侯是謂五侯允信集至也

霸楚寔喪皇

漢凱入

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  
楚謂項羽也寔寔也喪亡也皇大也凱

良曰霸

入謂戰勝凱歌而還其  
國言漢勝而入其國也

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

跡黃老辭世却粒

善曰史記良曰願棄人間事  
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導

引輕身

翰曰謂功成名遂身退也怡和弭止

戢藏也言良和顏高覽神仙之事退歸靜理如

鳳之止羽翼不見也良時託跡

曲區逆遇

宏達

黃帝老子之術却粒謂絕穀也

好謀能深

善曰西都賦曰大雅宏達論語曰好  
謀而成向曰此謂陳平也宏大達

通也游精杳漠神跡是尋

銑曰平常好  
道術玄理也

重玄匪奧



九地匪沈

善曰重天之難也

善曰重天之難也

伐謀先兆

擠響于音

善曰言將

妙知天道地理則也

天地非為深沈也

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然兆為

謀始響為音初也

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

鶡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

其聲者也

良曰言將伐敵其謀策已先見其

始事凡響出於音故須音響相濟也亦

如君臣相得也則平與高祖亦如之也

奮嘉慮

五臣作聲

四廻

善曰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

曰奮出也四廻謂廻

規主於

五臣作以

轉於天下四方也

向曰規諫也韓信破齊信欲立為齊王使使請

於高祖高祖怒平乃躡高祖足諫令封信為王

又平以金離間項羽君臣



善曰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銑曰格韓

王窘執胡馬洞開

齊曰韓信反平謀令高祖僞

祖用其計而禽信也高祖至平城為匈奴所

文以謀哭

五臣作送

高以哀

善曰漢書曰呂太后崩

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

灼灼淮陰靈武

冠世

韓曰此謂韓信也灼灼盛烈兒

策出無方

思入神契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

向曰謀策所出無極思與

奮臂雲興騰跡虎噬

銑曰奮振也言其心勇疾如

陵險必夷摧剛五

雲起猛烈若虎之噬噬齧也



作則脆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則堅則脆脆善曰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則堅則脆

摧敗堅陳則如脆矣夷平也

肇謀漢濱還定渭表

善曰漢書蕭何謂高

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

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

漢濱謂項羽封高祖為漢王高祖就國漢中蕭何曰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與計事高祖乃與

謀事用其計遂自漢中還定秦地渭水名在秦故也濱表謂水畔也

引師北討善曰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

破楚京索問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為左丞相擊魏濟河夷魏登

山滅趙善曰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



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  
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  
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  
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鼓  
旗奇兵馳入趙壁皆拔旗立漢赤幟趙卒  
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向注同威亮  
**火列**五臣**勢踰風埽**善曰孫子曰兵以詐立以  
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此用兵之法也銑曰亮信踰過也言其威武  
信為猛烈破敵之勢過於風掃言易也**拾代如遺偃齊猶草**善曰  
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闕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  
曰音焉預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  
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菑齊王  
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論語  
曰草上之風必偃濟曰破代齊二**二州肅清**  
國如拾遺物於地如草偃於風也



四邦咸舉

善曰據禹貢九州之獨魏趙屬其

良

注乃眷北燕遂表東海

善曰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

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夸許多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乃遣張敖立信為齊王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昨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翰曰眷向也信既破趙將北伐燕李左車勸按甲休兵然後可也遂表東海謂立為齊王也東海齊地也表猶立也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善曰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維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劉項懸命人謀是龍且楚卒皆降之向注同



與念功惟

五臣作推

德辭通絕楚

善同銑注

銑曰

信乃說信曰當今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人謀謂蒯通說信反漢為楚王三分天下信曰我幸付事項王數年官不過執戟故歸漢漢授我上將軍言聽計用背之不祥此則念已之功  
彭越  
莊高祖之德辭蒯通所說絕楚王之望  
**觀時弑迹**  
韜跡  
**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  
善  
一預左氏傳注韜藏弑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立叛秦公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闢且待之此  
言其有英雄之才天下所瞻望翼爾鷹揚言其  
男志疾速如鳥翼  
**威凌**  
五臣作陵  
**楚域質委漢王靖**  
之飛若鷹之擊揚



難河濟即宮舊梁

善曰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

敗楚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

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良曰楚域

謂項王也翰曰即就宮居也項氏既滅高祖封越為梁王初為相國將兵略定梁地後封之

故云舊梁也言烈烈黥布耽耽其眚五臣作助如舊之有也

曰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向曰凡有姓名則注不

重言也或唯言其名則注重說餘此類烈烈名猛也眈眈虎視兒此於虎言猛也眈眈視也

冠疆楚鋒猶駭電

善曰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

銳曰初布為項羽將功冠諸侯其鋒銳勇急如雷電之驚也疆楚謂項羽也

覩幾蟬



蛇

稅

悟主革面

善曰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間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

飲不食三十日而蛇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也濟曰言布見幾去楚歸漢亦如蟬蛇去其

殼也覺漢主仁明故改操而肇彼梟風翻爲我

扇

善曰漢書曰上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良曰肇始也彼謂項羽也梟惡鳥也我謂漢

也言始在項羽處沐梟鳥之風後乃翻飛而來爲漢助也扇助也天命方輯王

在東夏

善曰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翰曰輯運也王在東夏

謂布爲矯矯三雄至于垓下

善曰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

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列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武臣向曰矯矯

雄勇兒垓下地名

元凶旣夷寵祿來假

善曰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



湯述曰既成寵禄亦雅谷愿  
曰元凶則項羽也夷平也假至也  
**保大全祚非**

**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  
善曰左氏傳楚子保大定功班固

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

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濟曰安於大位而能全福者非德不可也言布謀及不善之道卒見其

禍矣保安祚福孰誰臧善也  
**張耳之賢有聲梁魏**  
善曰漢書曰張耳大

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毛詩曰文王有聲良曰聲譽也謂高祖微時素聞其賢

**士也罔極自詒伊媿**  
善曰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

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

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感詒音

同極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感詒音



怡翰曰此言陳餘交不固也罔無極窮也言  
士之結交當堅踰金石至於無窮豈可二三其  
德終易其初以相誅伐此所俯思舊恩仰察五  
以自遺其媿也貽遺伊其也  
緯善曰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  
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  
時和肅向曰耳與陳餘戰敗走曰漢王與我  
有故遂歸此思舊恩也五緯五星也高祖入關  
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野言耳望此而歸漢也  
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  
善曰漢書  
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又曰漢  
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追殺  
趙王歇於襄國泚音祗銑曰脫遺也跡違難  
謂與陳餘戰敗歸漢也榛草木叢生也洎至也  
言耳奔馳披冒叢榛之路來至秦中高祖遣耳  
與韓信擊趙是爲改策矣與韓信破趙斬陳餘



於泚水上是報辱也趙粹葉更輝五臣作耀枯條以

肄善曰以木為喻也漢書曰漢立耳為趙王毛

之是謂更有耀光而復生也王信韓孽宅土

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善曰漢書曰韓王信

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

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

良翰盧綰自微婉嬖我皇善曰漢書曰高祖與

同注盧綰自微婉嬖我皇善曰漢書曰高祖與

班固漢書孝哀紀曰婉嬖董公惟亮天工向

曰綰與高祖同日生微時相愛及貫綰出入帝

卧内婉嬖相親跨功踰德祚爾輝章善曰漢書

見我皇高祖也章曰跨度踰過祚福爾汝也言其功則



所封土爵已過其德蓋上心 人之貪禍寧為亂

亡善曰漢書曰高祖崩絳遂將兵眾亡入匈奴

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 濟曰言人

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 善曰

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

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銷與偕攻析酈上以

銷有功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

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令音義曰銷呼玄切

酈持 肅肅荆王董我王軍 善曰漢書劉賈將二

益切 安國尚書傳曰我圖四方殷薦其勲 善曰漢書

董督也 翰注同 項籍至固陵賈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庸親

周殷反楚佐賈 向曰殷多薦進勲功也 庸親



作

五臣作

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濱

善曰漢書

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

立賈爲荆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濱

庸用祚福也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祚勞者

謂加福於功勞之臣分楚地而爲荆國也

曰厥其宇居也言往踐其荆國之居

也啓開也淮水名在荆地濱水濱也

安國違親

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劔永言

固之

善曰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

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

王長者毋以老母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

伏劔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此則恐其子事王懷二心故自殺可謂明且慈

也

淑人君子寔邦之基

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



子邦家之基翰曰淑美寔實邦國基本也言陵才器可謂美人君子實國之本也

於色憤發于

五臣

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

善曰漢書

曰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爲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向曰高祖既崩呂后欲廢絕漢祚將封呂氏王陵曰昔高帝云非劉氏不王也呂后不悅此則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也言其一心事主志節不移故曰主亡與亡也守其遺命不封呂氏可謂末絳侯質木多略寡言善曰漢書曰命是期也周勃爲人木強敦厚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銑曰此謂周勃也木素寡少也

曾是忠勇



惟帝攸歎

平聲

善曰漢書曰安劉氏者必勃也

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

濟注同

雲驚靈丘景逸上

蘭平代禽狝奄有燕韓

善曰

漢書

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代郡九

縣燕王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

遼西遼東

良曰驚馳逸疾也雲

馳景疾者言其用兵之機速也

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

善曰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

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左傳樂桓子謂范宣

子曰天剋亂在權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

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

乃與太僕勝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

迎皇帝代即張衡羽獵

賦曰開閭闔兮坐紫宮

漢書曰惠帝以勃為太尉

向曰挾功震主自



古所難

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

身危

銑曰挾懷也言其懷挾定社稷

之功震動君主

動耀

五臣作曜

上代身終下藩

善曰漢書

自古所難為也

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乃免丞

相就國薨濟曰勲功也言勃免相國出於下

藩而薨也諸侯之國曰下藩即所封絳是也

舞陽道迎延帝幽藪

善曰

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張揖竄迹幽藪

良曰

此謂樊噲也初噲在沛蕭何使迎高祖立為沛

公高祖嘗在澤中游故曰延宣力王室匪惟厥

武揔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顙誚項掩淚寤主

善曰

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卮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卧禁中



諸戶者無得入羣臣喻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  
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  
已定又何憊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余欲宣  
力禮記曰撙干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贊  
曰金日磾以篤敬悟主

忠信自著

翰何注同

曲周之進子其哲兄俾

率爾徒從王于征

善曰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  
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

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  
以加 銑曰此謂酈商也兄謂食其言其因食  
其乃進用於高祖也初陳勝起兵商以數千衆  
屬高祖略地故云俾率爾徒從王于征也俾使  
爾汝徒衆也

振威龍蛇

五臣作

據武墉城六師寔因

克荼禽黥

善曰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從  
擊荼戰龍蛇破荼軍音義或曰龍脫

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商又從擊黥布兩陣以破  
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蘄西上乃壁庸城鄧



展曰地名也

齊注同 猗歟汝陰綽綽有裕

善曰毛詩曰猗歟那歟又

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

良曰此謂夏

戎軒肇

跡荷策來附

善曰漢書曰上降沛為沛公以嬰

也肇始荷負也謂高祖初起時以嬰為太僕堂

奉車故云始跡也負策謂負鞭策以奉事也來

附謂附

高祖也 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

謀

去聲協韻

善曰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

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今京

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

穎陰銳敏屢為

軍鋒

良曰此謂灌嬰也銳精

奮戈東城禽項定



功

善曰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

乘風

藉響高舉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

善曰漢書曰嬰渡江

定吳還定淮北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君羣臣

安矣濟曰言嬰乘其風勢假藉聲響乃渡江破吳都定豫章會稽還定淮北遂大開東土也

光大啓

陽陵之勲元帥是承

善曰漢書曰傳寬屬淮陰擊破齊歷

開也下軍屬相國參殘傳

翰曰此謂傳寬也勲功也元大也大帥謂曹參也言承奉大帥之令以

定齊地遂

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

作懲

善曰漢書曰斬欽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維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詩曰戎狄

是膺荆舒是懲

向曰此謂斬欽也從高祖擊項羽別定江陵也江陵郡名薄伐謂以義伐敵



克之易也銑曰夷平殄盡俾使懲止也言恢

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五臣名都東

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善曰漢

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指成臯以東屯鞏雒以

距楚酈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

庾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刑制之勢則天下歸矣

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漢書述曰陳湯誕節救

在三哲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

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翰曰此謂酈食其

也恢恢大也誕大節度令善圖謀也何曰名

都謂滎陽也食其勸高祖急收滎陽是也濟

曰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距飛狐之口據敖

庾之粟也白馬津河也飛狐塞名也翰軒東踐

敖庾倉名三塗山名規守即就也



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

善曰漢書燕趙已定唯齊未下

上使酈食其說齊齊王田廣以爲然罷歷下兵守備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王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乃烹食其銑曰轡軒輕車也東踐謂東行向齊也

我皇

寔念言祚爾孤

善曰漢書曰高祖舉功臣食其封其子爲高梁侯翰注同

建信委輅

胡格被褐獻寶

善曰漢書婁敬脫輅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

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於上上召見良曰此謂婁敬也委棄也輅庶車也婁敬本爲輓車者乃棄車被褐衣以見高祖獻說令都長安可謂大寶也

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豐

鎬

善曰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維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



駕西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敬繇役夫還  
京定都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向注同

柔遠鎮邇定敬攸考

善曰毛詩曰柔遠能邇以  
定我王爾雅曰考成也

濟曰安鎮遠近實  
敬之所考定也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

善曰毛  
詩曰抑

抑威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  
知言之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  
選善也銑曰此謂陸賈也抑抑往制勁越來  
昂藏兒言賈善為言說也貫通也

訪皇漢

善曰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  
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卒

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  
爾雅曰訪謀也翰曰制約也勁疆也皇大也

高祖使賈往約南越王尉佗而賜之印初尉佗  
見賈頗有驕傲賈與之言尉佗蹶然而起謝賈  
稱臣受漢約而來歸  
漢之德也訪歸也

附會平勃夷凶翦亂

善曰  
漢書



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誼平曰天下  
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  
不分君何不交權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  
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及  
誅呂氏賈頗有力焉良曰平謂陳平勃謂周  
勃會猶接也謂其能安國家定社稷可以附接  
於陳周之間矣夷平翦伐所謂伊人邦家之彥  
也謂與陳周誅呂氏也  
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已之  
子邦之彥今班固漢書王尊贊曰尊實赴赴邦  
家之彥向曰伊辭也伊  
人猶言此人也彥美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典引曰彛  
倫敦而舊章缺銑曰此謂叔孫通也言漢承  
百王敝極之時而禮儀舊  
章皆無存者通乃復脩之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

稷嗣制禮下肅上尊

濟曰朗明昏暗也  
漢拜通為博士号為稷嗣



君也言其制禮儀下敬而  
上尊各有分也肅敬也

穆穆帝典煥其盈門

風晞三代憲流後昆

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  
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

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  
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  
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之  
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三代夏殷周也  
尚書曰垂裕後昆向曰穆穆美也煥盛也  
良曰晞望也憲法也三代謂夏殷周也言所制  
禮儀之風晞望與三代同盛而法流於後嗣昆  
猶嗣也無知敬敏獨昭五臣作照奇跡察侔蕭相貺同  
師錫善曰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侔也  
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  
上封平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  
知向曰此謂魏無知也敬明敏達侔比也貺



猶慶也師猶衆也錫舉也言其明達獨有奇跡  
謂薦陳平於高祖則亦比蕭何進用韓信而天  
下定慶同堯時衆舉舜而洪水理

書云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隨河辯達因

資於敵紂五臣

漢披楚唯生之績

善曰漢書漢

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  
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歸漢  
毛詩曰鄆水東注維禹之績

銑曰黥布本屬  
項羽則漢之敵也而何說之背項羽而歸漢

資於敵也舒成也披毀也楚則項羽也唯生之  
績謂唯何之功也

皤皤

音婆

董叟謀我平陰三軍

縞素天下歸心

善曰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  
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

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衆爲之素服  
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



曰善於是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受圖天下歸心

向曰此謂新成三老董公也皤皤老兒

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

南振楚威自撓

切双教

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

惟人何識之妙

善曰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

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良曰秀朗謂賢明也沈深也言其深心照見事理也向曰袁生謂高祖曰分諸將引入楚地而使自分兵相救而楚威權自然撓也大旆旗也南振謂南入楚也撓亂也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深大功如響應之遠效猶應也邈遠也惟人猶比人



也紀信誑項軺

焦以

軺是乘攝齋

五臣作齋

即夷切

赴

節

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

善同翰注

日項羽急攻榮

陽漢計無所出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

間出信乃乘王車服王衣詐為高祖降項羽以

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羽遂燒殺信軺軒

輕車也攝齋扼衣也謂高祖所服衣也懲恐也

言其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

身隨煙滅而忠烈之名與風興也

周苛慷慨

作心若懷冰善曰應劭風俗通曰

慨言人清高如冰之潔

不可凌

五臣作陵

善曰漢書曰楚圍漢王榮

陽欲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

項王怒烹苛良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外

也陵欺也

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

餘同善注



是膺

善曰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義陳重出則雙升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

為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

信子曰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

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

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與晏同誤也

向曰軌跡亮信升高瞻誰庸用膺當也言紀信

周苛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

也高祖念此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

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為襄平侯周苛子成為

高平天地五臣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

侯

長悲侯公伏軾皇媼烏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

輝善曰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漢書曰漢

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

羽羽歸太公媼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

子漢書音義曰媼母別名也楚漢春秋曰上欲



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侯  
國故號平國君銑曰王心有違謂高祖父母  
並為項羽軍所執也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為高  
祖往說羽父母皆得歸漢封侯為平國君故云  
寵命有輝也伏軾謂乘車而往也皇謂高祖父  
也高祖即位為太上皇媼謂高祖母也女老曰  
媼此上三十一人頌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善曰  
畢此下摠述其事也震風過物清濁效響文子  
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  
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  
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感之各以清濁應物  
也論曰言風動過於萬物之望無清濁皆應  
聲響亦如功臣各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善曰周  
效其才以成大業大人于興利在攸往易曰巽  
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濟曰大人君弘海  
子也利在所往言君臣相應所往則利也弘海  
者川崇山惟壤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  
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



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向曰弘大崇高壤土

也海所以大者衆川成之山所以高者積土成

之言帝王成功亦善曰漢

須衆賢成之也善曰漢

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衮龍衣

也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良

曰韶舜樂名護湯樂名錯雜也天下既平功成

作樂之義也衮龍服王者之服也比象者諸色

備也謂高祖居五臣作綱

尊位禮儀也善曰毛詩

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綱以羅海

內之雄向曰同濟天綱謂同濟天下離亂若

整綱紀善曰廣雅曰鑒

綱羅也善曰廣雅曰鑒

曰宣猶用也鑒鏡朗明也言羣臣如用劍之

利以斷割事機如獻鏡之明以照察事理也

文

武四充漢祚克廣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

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毛

安



道四方充滿故漢祚能廣也克能也悠悠遐風

千載是仰

贊

并序

東方朔畫贊

善同銑注

銑曰臧榮緒晉

夏侯孝若書云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壁為散騎常侍此贊為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

琰

次人也

善曰漢書曰朔為太

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



誤也魏建安中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平三年爲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也

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

善曰漢書平原郡有

樂陵縣也

向曰

又爲樂陵郡人也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

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

五臣

作樂也故薄游以取位

善曰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

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王逸楚辭

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

銑曰濁世

苟出

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

善曰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

曰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

向曰苟出謂且隨其事勢亦不可以直道言非用直時也頡頏自



綴兒傲慢也 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

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良曰又以傲慢理不可

以垂教後人故直諫武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

諛回諧以取容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諛諧逢

同切孔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倫合取容翰曰正諫恐禍及身故不可

久為也諛諧取容謂戲潔五臣作絜其道而穢其跡

弄以悅主上之容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穢德似隱向曰清其

言志清而為穢跡以混於俗使人不知也

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善曰

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班固漢書東方朔述曰弛張沈



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常非離

羣也銑曰質謂天性文謂外飾亦所以亂俗而隱也向曰弛張

猶衰榮也羣道也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

善曰揚子雲解嘲曰雖其人之良曰曠寬瞻多宏大也侗天儻博物觸

類多能善曰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倝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合

聖者與何其多能也翰曰侗儻謂奇才也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善曰周易曰夫爻者何

贊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向曰合道通變在於妙筭幽通神明知其來事

贊贊猶通也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有

家衆流之論善曰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圖  
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允明圖緯淮南  
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漢書曰九流有儒家  
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  
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  
銑曰圖緯謂圖讖天文也  
**周給敏捷之辨支離覆**

**逆之數**

善曰莊子曰支離疏鼓策播糈足以食  
十人糈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諸數家射

覆不能中使朔射之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  
濟曰又有疾惠之辯支離卜也覆謂射覆逆謂

逆刺豫知前  
**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  
善

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而用度箴石湯  
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

樂射御書數也  
**乃五臣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

**盡其功**

善曰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周易  
良曰究盡也言皆不



常習自盡其妙理  
謂天性而知也

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

心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一見輒誦於口  
耳所暫聞不忘於心 翰曰言諸術皆纔經

於目則諷誦不忘近過於  
耳而聞藏於心謂明惠也

夫其明濟開豁括呼包

含弘大陵轢

歷

卿相朝

五臣

哂豪傑籠罩靡前

跽

臺

籍貴勢

善曰漢書曰張楚並與兵相跽籍  
鄧展曰躡也 向曰陵犯轢踐也

朝哂謂戲弄也

銳曰謂豪傑之人所懼無敢  
前與之通言者朔皆籠罩在於心胃也跽籍猶

殘暴也言不畏貴  
勢之士也靡無也

出不休顯賤不憂戚

五臣本作感

濟曰出進也言進入於仕不求  
其榮貧賤則不憂也感亦憂也

戲萬乘若寮友

視儔列如草芥

善曰十洲記曰朔弄萬乘傲王  
公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



傳列謂同類者草芥鄙賤之物也雄節連倫

氣蓋世

善曰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邁過

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

五臣作也善曰孟子

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友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遺心於常教之外也

向曰言其才器超拔羣類游於常俗之外也萃類也方常也

談者又以先生噓

虛

吸許冲和吐故納新

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



養形之人也

銑曰嘘吸謂吹歎也沖和謂真

氣也吐故謂吐其濁氣納新謂得其清氣皆言

養形存

**蟬蛻龍變棄俗登仙**

善曰淮南子曰至

神也

入冥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

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宣帝時棄去後見會稽濟

曰蟬蛻謂脫殼出其身龍變謂解

**神交**

五臣

其骨而騰形棄俗登仙有如此者

**造化**

**靈為星辰**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

勁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

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齊

為鷁夷子言其變化

**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

無常也

向注同

**者也大人來守此國**

善曰此國謂樂陵也其父

得而知也

良曰

**僕自京都言歸定省**

善曰京

忽恍謂幽微也

良曰

都洛陽



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尸為人之三之觀先  
禮昏定而晨省 翰曰謂湛觀省於父

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

遺像五臣作象 善曰楚辭曰馮翼遺像何以  
譏之 濟曰路寢謂廟也遺像謂所畫形

也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

焉銑曰逍遙謂徘徊也祠宇亦  
廟也 翰曰慨然猶悵然也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善曰矯矯輕舉之兒也毛  
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

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何曰

矯矯高兒肥猶樂也遁隱貞正也言其樂隱於

俗而居退不終否進亦五臣作不避榮善曰周易曰  
其正道 物不可以終

否故受之以同人 銑曰退無臨世濯足希古  
愠色故不終否否謂志不通也



振纓

善曰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

良曰臨

世而隱如古之漁父濯足振纓也言隨時清濁以隱於俗也振亦濯也希望濯洗也渥而

無滓既濁能清

善曰論語子曰渥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淮南子

曰濁而徐清沖而徐盈

翰曰渥黑泥也滓穢

也言其在俗混道自高如在渥中而無穢汚外行則濁中無滓伊何高明克柔

善曰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

志能清也

克

濟曰伊惟克能也疊上句以自

能清伊何

問無滓穢惟何也則高明能為柔道

視汙若浮

善曰班固東方朔述曰懷肉汙歟弛張沈浮

視濁汙之理若清也謂樂在五臣作必行處儉

不以爲耻也浮猶清也

樂在在樂

必行處儉

五臣罔憂

善曰周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作淪罔憂銑曰處樂時必行樂在沈淪時則無



憂言知其時也罔無也

跨世陵時遠蹈獨游

向曰跨越也蹈步也

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

善曰莊子曰孔

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嚼予有何規於老聃哉良曰言湛思往代之事於是

想朔遠跡也爰於也蹤跡也向曰邈邈遠也猶龍謂如龍變化屈伸小大不常也

染迹

五臣朝隱和而不同

善曰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廷間也論

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俗隱跡於朝與俗和光而不同其道也

栖遲下

位聊以從容

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

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我來自東言適

齊曰下位謂朔為太中大夫也

可



茲邑

善曰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蒙爾雅曰適往也

敬

問墟墳企佇原隰

善曰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向曰企佇謂望

立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也謂朝故居丘墓之處

墟墓徒存精靈永戢

良曰戢藏也

民思其軌祠宇斯立

翰曰下人思其軌則立祠廟於此也

徘徊寺寢遺像在圖

何曰寺司也言其有官司主其寢廟也圖畫也周

旋

五臣

祠宇庭序荒蕪

善曰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銑曰東西廂曰

序榱棟傾落草萊弗除

善曰呂氏春秋曰農夫弗除良曰榱椽也萊

蒿肅肅先生豈焉是居

濟曰肅肅清兒言其豈於此居

是居弗

形悠悠我情

五臣本作精子衿悠悠我心

善曰毛詩曰青青



真形使我悠悠遠  
思也精猶思也  
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向曰自  
之人無不遺其  
神靈以示後代  
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善曰尚書  
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  
銑曰秩次也言天下之次序有祭祀之禮則神  
監其忠信  
方禘五臣作  
風塵用垂頌聲良曰言  
甚可明也  
其高風清塵故  
此用垂頌聲也

###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

善同濟注 濟曰檀道鸞晉陽春秋云袁宏字彥伯陳郡人也

為東郡守三國魏吳蜀也名臣謂有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

者言并序也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

善曰漢書成帝詔曰天生

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

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

之

善曰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

選擇其次立爲三公

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

善曰史記楚子西曰

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又曰繼體承基

翰曰三皇五帝更

還興盛雖歷遠代而後帝王必繼其道也

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

武功

善曰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

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

向曰舜禹揖讓文德以興湯武干戈

武功以取言各異道也

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

善曰鄧析



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漢書  
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  
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  
銑曰宗本也匠制也陶鈞造化也緝明熙廣也

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

善曰尚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曰元首君也經略經

營也股肱臣也肆陳也

雖遭離不同且

善

無跡有優劣

善曰王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伐不

殊迹

良曰遭離猶逢遇也言揖讓

至於體分

冥固道契不墜風美

五臣作靡

所扇訓革千載其揆

一也

善曰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上

下之契亦存而不墜蒼頡篇曰革戒也孟

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體為臣之分冥應之理堅固道合之義不墜皆



風靡振於後代雖訓教改於千載其故二八升

理天下一也

也契合扇振革改揆理也

而唐朝五臣盛伊呂用而湯武寧

善同銑注銑曰舜舉八

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三賢進而小白

興五臣顯而重耳霸

善曰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衰顛頡

魏武子司空季子向曰三賢謂管仲鮑叔隰朋也小白齊桓公名

良曰五臣謂趙衰先軫

魏武子賈佗狐偃也重耳晉文公名也

中古凌

五臣

遲斯道替矣

翰曰替廢也

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

路期榮御園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

謀自顯

善曰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



易國乃昌高誘曰上君也下目也 向曰謂私  
行請託以求其官榮 翰曰圓天也謂君也言  
君御下不信於中誠也率理也 向曰方地也  
謂臣也言臣事上必弄威權以爲詐謀而求榮  
也

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  
蘧窳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

魯連以之赴海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

之又曰窳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之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  
孔子史記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衰世之  
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銑良濟注同

中保持明

善本

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

樂毅古之流也

善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  
樂保名節論語比考識曰君子



上達與天合符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  
樂毅賢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  
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為亞卿向夫  
曰燕昭王與樂毅相得上下不疑故立大功

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

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驎

駕監車上吳坂遷延負輓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向曰伯樂善相馬者驥良馬也言不遇相馬者千年不得一良馬不遇明主而賢亦無人知也時值龍顏

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為貴

善曰漢書曰高祖隆

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頡頏也漢書上曰夫運籌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也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之傑也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

曰控猶用也

銑

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



盡其忠

向曰道勝謂以道御物勝征伐也羣下盡忠謂言必用計必從也

蕭曹

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

良曰蕭曹謂蕭何曹參也

三代夏殷周也言雖才不及

靜亂庇人抑亦其

次

善曰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懃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績禹功而大庇

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爲次也

翰曰言蕭曹佐高祖靜息禍亂庇育生人抑亦次三代之君

也臣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

如語

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當亂或默或語向曰顛沛謂亂也君子當亂

代見身則不如隱也恐遇害也向曰理萬物當作法教垂其禮制故尚語不尚默也

是

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



君難

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

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

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化所

以千載不一也向曰不患廣道為難遭平時

為難也銑曰遭平時亦不足為難逢遇明君

是為難也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

生所以垂泣

善曰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

書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為流涕者二

濟良注同夫萬歲一期有生

之通塗

善曰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

文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其解者是一旦暮遇之也

千載

一遇賢智之嘉會

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兄彭寵具遭際會頃時承風



列爲蕃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計

卜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

會也向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銑曰

也嘉善也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濟

志謂三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

世一時也五臣無也字良曰文若懷獨見之明

而有救世之心善曰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

吾以救世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

莫出魏武善曰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中言文若所能則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銑曰

不過魏武帝也



曰幕 源流趣作取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有

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五臣有名教

有寄乎善曰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

取舍謂進退也言攸之本志臣漢亦與荀彧同

也翰曰謂其與或志同或之死矣而攸則存

焉是為殊致而不同也哲智也夫仁義不可五

言名教忠貞寄在此二子之身臣

以不明則時宗舉其致善曰莊子曰仁義已明

尊也致理也言仁義既明則時人向曰宗

尊舉其妙理慕而行之謂荀彧生理不可

有不全故達識攝其契善曰鵠鵠賦曰生生之

義也言全生以匡時難故理足矣銑曰攝行契

相與弘道豈不遠哉



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良曰崔言二荀相與廣此臣道豈不深遠哉弘廣也

生高朗折而不撓

善曰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向曰

崔琰也亦魏臣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朗明折勇撓曲也

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

善曰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

心載在名策左氏傳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濟曰言琰有高明勇直之志義心匡漢所以策名入社蓋爲漢主當位魏君北面爲臣不然則不苟求於魏氏也霸朝謂漢也陽君位也后謂君也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

有不與魏武所有以不容

善曰漢書曰羣臣謹奉天子璽符代王遂



武欲取漢位也崔子不與謂琰不許也太祖以琰有怨謗之詞遂賜死此則崔子不許而魏武所不容者也與許也

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

身善曰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銑曰仁義人之本故曰

全身今琰以義見禍是所以亡身也如江湖濟舟亦所以覆舟也

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

束物五臣作拘者乎善曰漢書公孫攬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翰曰言先賢

謂古者忠義之士言以義見亡如玉之摧碎也來哲謂後智也亦以仁義舉袂而怒又以亡矣豈非自出天性之懷發於中孔明盤桓俟時而心而名教拘束使至於此也



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善曰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

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

善謂爲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向曰蜀相諸葛

亮字孔明也盤桓未進時也俟待也亮未見用

之時每自比才如管仲樂毅故遠知

治國以禮

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

善曰論語曰爲國以禮孝經援

神契曰得萬國之歡心人說喜無怨聲蜀志曰

廖立爲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爲庶人

徙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爲左袵矣

左氏傳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銑曰謂亮死國人皆泣也沒死也

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

善曰左氏

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

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及其臨終顧託五臣受



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作受之無懼

色

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

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

君

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

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

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

遺

武皇 翰曰先主臨終顧託後事於亮亮受

遺詔輔佐後主先主授之不疑於亮亮受之又

無懼色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也武侯

也亮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

際良可詠矣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

後主云汝與丞相從事如事父而後主納亮之

義無猜貳之情也繼體謂後主也言此君臣之

間

實可讚詠也

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五臣角

作摠



料主則素契於伯符

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令曰周公瑾與

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詩曰總角州兮

鏡曰吳將周瑜字公瑾卓爾高兒良曰總角

謂童子之髻也料度也孫策與瑜同年少小摠

角之時常友善升堂拜母相度以義心合於策

也伯符策字素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善曰

猶心也契合也

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

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披退翰曰晚節謂

壯年也曜奇謂用兵也奇策也參分謂參謀與

分戰於軍事赤壁江陵江口山名謂瑜將兵破

曹公軍

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善曰吳志曰瑜還

年三十六濟曰言瑜早卒故惜子布佐策致

其年促其志深遠未可測量也

延譽之美善曰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良曰張昭字子布亦吳臣也佐策謂



輔佐立計策也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善曰吳志曰策

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

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

之伯也翼戴天子向曰孫策臨終以弟權託

於昭昭率羣臣立而輔之摧悲哭未視事昭謂

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感以肆匹夫

之情乎權乃止陳兵而出也翼戴謂輔佐也神

情所涉豈徒蹉愕各而已哉善曰周易曰王臣

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愕愕

東觀漢記戴馮謝上曰臣無蹉愕之節而有狂

瞽之言字書曰愕直言也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

也銑曰蹉止愕直也

譏善曰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蕃遣張彌至遼

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不用稱

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

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



舉勞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

也向夫一人之身所照五臣未異而用舍五臣

作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

善曰論語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沈迹中鄉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漢書曰揚雄以為遇不遇命也向曰初昭之用也委以內外文武之事及其不用有此譏辱

此則一人之身好惡所明亦未異也而用之則延譽捨之則譏辱須臾之間何其不同況沈棄

於溝壑遇時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善曰家語

與不遇也侯之有冠禮有自來也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

顯功善曰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於神明者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銑曰雖詩

歸其理所託之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良曰

事或有乖異也或出或處各得其道出則進忠於君若子風軌德音

為世作範不可廢也濟曰言古人善風高跡著

不可廢故復撰序所懷以五臣為之讚五臣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

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

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

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



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

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

承宗陳泰字玄伯

五臣本無此

火德既微運經大過

平聲協韻善曰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

旗幟尚赤協于火德周易曰大過大者適也向注同洪飈扇海二溟揚波

善曰揚波喻亂也銑曰洪大飈風虬虎雖驚

風雲未和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向曰

臣未相應合也言潛魚擇淵高鳥候柯善曰周

驚者動而求應也為士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鼈歸之沸於淵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翰曰



求柯條也潛游也高飛也候求也 亦赫三雄

並迴乾軸善曰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三雄

之主也乾天也言其競天下 競收杞梓爭采松

竹善曰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楚實

遺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

松竹也向曰杞梓木之良材也松竹貞堅也

並比於賢人也言三國之君競收采賢士也

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善曰

善鳥皆喻賢也 銑曰鳳龍蘭菊並比德英雄

君子也言其在山谷之間思濟時難故不暇栖

伏也亭秀也言無 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

者皆出見於時也 微探賾五臣作 賞要善曰周易曰君子知微知



遠

向曰此謂荀彧也

文若字也英英鮮明兒

洞

通照明也

翰曰蹟求賞探也探求奇要之

道

也

日月在躬隱之彌曜

善曰莊子曰孔子圍於

也

日月在躬隱之彌曜

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

也

曰

子其意者脩身以明

汗昭昭乎如揭日月

文

而

行故不免也

良曰言其明也

彌益也

明映心鑽之愈妙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論語顏淵

曰鑽之彌堅

向曰言其有文也文明

滄海橫

識理映於中心

鑽而研之愈至於精妙

滄海橫

流玉石同碎

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尚書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

銑

曰滄海橫流

言天下逆亂也玉石

達人兼善廢

同碎謂善人凶人俱見危難也

獨

謀解時紛功

已存愛

善曰孟子曰古人窮則獨

謀解時紛功

濟宇內

善曰老子曰解其紛亂也

始救生人終明風繁

濟宇內

善曰老子曰解其紛亂也

始救生人終明風繁

濟宇內

善曰老子曰解其紛亂也

始救生人終明風繁



古代反

善曰魏志曰太祖進西為漢侍中守

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

以彰殊勲密以咨或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

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

濡須或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

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翰曰風祭節繁

也謂不順太公達潛朗思同著蔡善曰法言曰

祖取漢位也公達潛朗思同著蔡善曰法言曰

使知國若葬吾以疾為著蔡也良曰此謂荀

攸也公達字也朗明也蔡龜也著以上龜以筮

言思慮潛明有知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

上筮預見其事也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

跡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善曰魏志曰

何顒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

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

述曰子明光光發迹西疆蔡邕楊復碑曰景念

不延遘此顛沛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



動攝羣會謂統攝衆事也

濟曰遘遇也顛沛

亂也

銑曰言其雖遇亂代神情玄遠而有所

定處之此時益如通

惛惛幕裏筭無不經

善曰

泰言其器量勇大也

惛惛幕裏筭無不經魏志

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

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析昭之惛惛

翰曰惛惛安靜兒幕裏謂軍中也

疊疊通韻跡

言在軍中籌筭事理無所不經也

不楚停雖懷尺壁顧晒連城

善曰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壁秦昭

王聞之使人遺惠王書願以十五城易壁何

曰疊疊進也言善謀所進如音樂聲韻通和而

事跡不楚停滯也

銑曰尺壁謂趙之和氏壁

秦欲以十五城易之者言攸之才可寶過於十

五城之價故顧

知作智

能拯作極物愚足全生

而晒之晒笑也

知作智能拯作極物愚足全生

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爲尚書今從征孫權

薨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



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莊子曰可以全生  
曰言其內智算能極於物而外兒似愚能  
遠害全身矣則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郎中

溫雅器識純素

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渙為郎  
中今莊子曰聖人貴純素之道

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  
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向曰此謂

素渙也郎中官也  
純素謂與衆不雜

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

心汪汪軌度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論  
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

曰齊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  
黃叔度汪汪若萬頃之波

也言其能行正道邪言不信通達理物而  
能堅固恂恂敬也汪汪大也軌則法度也志成

弱冠道敷歲暮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  
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



君曰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良曰弱冠二十歲也敷布也歲暮謂年老也仁者必勇

德亦有言

善曰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

上立德其次立言雖遇履虎神氣恬然善曰魏

布擊袁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煥作書罵辱備煥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煥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煥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煥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煥佗日之事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翰曰履虎尾喻危懼也言其雖遇危懼之時神氣不易也恬然謂安也行不脩飾名跡無愆善曰



漢贊曰傳不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曰德行天性故不待脩而名跡無其愆失操不

**激切素風愈**

五臣良曰志操不待激勸切磋作逾鮮自有純素之風雖在濁世

愈鮮明也

**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疑**

魚力反

善曰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

英風發於天骨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

翰曰此謂崔琰也天性踈通而明朗**忠存軌跡**

**義形風色**

善曰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銑曰謂曹公每欲窺奪漢位琰

每折之義見於風神顏色也形見也

**思樹芳蘭剪除荆棘**

善曰芳蘭以喻

君子荆棘以喻小人

向曰芳蘭謂忠賢之士也樹立也荆棘謂逆亂人也剪除言殺也**人**

**惡其上時不容哲**

善曰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人民惡其上**翰曰**



人才在人上者人必惡之時有姦雄琅琅先生

不容智士言琰才智過人曹公憚之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

直志懷霜雪良曰琅琅珠玉兒先生琰也言

琰才如珠玉也杖持也向曰塵霧謂恥辱也

謂曹公怒琰罰為徒隸是耻辱也曹運極道消

公視之琰詞色無屈是振霜雪也

碎此明月善曰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

之與訓書有曰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於

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賜

琰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濟曰天運

窮極君子道消而曹公忌琰乃殺之如碎明月

也珠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善曰桓子新論曰老子

良曰此謂徐邈也景山字也恢誕大形器不存

也其思如音韻和理與道相合也



方寸海

紉

成形

曰

器

列

子

文

摯

謂

叔

龍

曰

吾

見

子

之

心

矣

方

寸

之

地

虛

矣

翰

曰

形

器

不

存

謂

心

存

萬

物

不

專

存

一

理

方

寸

之

心

如

海

之

納

百

川

也

言

其

和

而

不

同

通

而

不

雜

善

曰

論

語

子

曰

包

含

廣

也

和

而

不

同

通

而

不

雜

君

子

和

而

不

同

光

其

道

不

同

理

通

於

衆

其

心

不

雜

良

曰

與

時

和

遇

醉

忘

辭

在

醒

貽

答

善

曰

魏

志

曰

太

祖

時

科

禁

斷

酒

而

徐

在

醒

貽

答

善

曰

魏

志

曰

太

祖

甚

怒

度

遠

將

軍

鮮

于

輔

進

曰

中

聖

人

達

白

太

祖

甚

怒

度

遠

將

軍

鮮

于

輔

進

曰

平

日

醉

客

謂

酒

清

者

爲

聖

人

濁

者

爲

賢

人

邈

性

循

慎

偶

醉

言

耳

竟

坐

得

刑

文

帝

踐

祚

歷

穎

川

典

農

中

郎

將

車

駕

幸

許

昌

問

邈

曰

頗

復

中

聖

人

不

邈

對

曰

昔

子

反

斃

於

穀

陽

御

叔

罰

於

飲

酒

臣

嗜

同

二

子

不

能

自

懲

時

復

中

之

然

宿

瘤

以

醜

見

傳

臣

以

醉

見

識

帝

大

笑

顧

左

右

曰

名

長

文

不

虛

立

後

爲

光

祿

大

夫

薨

向

同

善

注

長

文

不

虛

立

後

爲

光

祿

大

夫

薨

向

同

善

注

長

文



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耻

善曰尚書曰昔先正

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

銑曰此謂陳羣也長文字也格至也言其義心終始不移

首謂文帝也言其志比擬伊尹佐輔愧耻不能致君如堯

舜之德民未知德懼若在已嘉謀肆庭讜言

盈耳善曰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爲司空錄尚書事堯尚書曰爾有嘉謀漢書成帝

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翰曰言天下之有未知聞君德者是輔臣之過故懼若在已也

良曰嘉善也肆用也讜直盈滿也言善謀用於帝庭直言滿於帝王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

善曰善言德喻王向曰此謂夏侯玄也言王雖美麗光色不過一把之內雖積德微薄天下所知也



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從才准

無假全身由直跡洿鳥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

易善曰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

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楊雄述

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

量法度出於自然為人標望准的無所假借也範法也良曰全立也由欲也洿濁也匪非也

言人之立身皆欲正直及至履跡濁世必從虛偽而玄終始不變衆姦所疾身臨誅戮辭色自

若義心所切以為處死非難但正萬物波蕩孰直理存死則易矣玄竟以此被誅

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善曰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



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荀悅漢紀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翰曰萬物波蕩謂天下亂如波浪之沸蕩也孰任其累謂誰堪其敗也言人共苦也向曰六合謂天下也靡無也言天下大亂姦邪且衆故求明君以容其身竟無所寄託卒見誅戮君

**親自然匪由名**

**教敬授**

五臣作愛

**既同情禮兼到**

善曰

孝經曰資於事

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

事君而敬同

銑曰此謂王經也言君親至尊

下之事上自天性之道非由名教所策以爲浮

僞敬愛其君與

父同也言經盡善下之節情禮

不烈烈王生知

死不撓

女教

**求仁不遠期在忠孝**

善曰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

乃召侍中王沉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謂曰

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

日當與卿自討之世語曰王允王業勉告文



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爲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不詘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翰曰烈烈謂威勇兒王生謂經也撓曲也言求其仁不遠者必在忠孝之中得之矣言經忠孝仁道具於身也

**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向

此謂陳泰也玄伯字也剛志在高構增堂及陛

斷簡大也言能斷割大事

善曰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濟曰言其立志將欲大成帝功也高大構成增尊也堂喻君也陛喻羣臣也言泰志在尊崇其君及整治羣臣使有等差

**端委虎門**

**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

善曰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



弑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大常陳泰垂涕入  
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  
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  
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為侍中轉  
左僕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  
外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良注同銑曰  
臨危難之問必致命盡死以存臣心盡禮  
正救於君也自荀彧至此並魏臣凡九人

**孔明** **基** **字宏** **貌**

善曰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  
難與並為仁矣濟曰此謂諸

葛亮也孔明字也堂堂盛兒  
基字猶器度也宏大貌遠也

**器** **同生** **民獨稟先**

**覺**

善曰孟子曰伊尹天之生斯民使先覺覺後  
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向曰言形與生

人同而獨稟先解之理知帝王

**標** **五臣** **榜風流**

之道可以為也器形也覺寤也

**遠明管樂** 善曰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榜有大



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鎮川徐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翰曰標榜諸葛見古

人之風流遠明管毅之才以自比也初九龍盤雅志彌確善曰周

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

謂之蟠龍百六道喪干戈迭用善曰漢書陽九

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濟曰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百六

歲曰陽九之厄言漢道喪亂遭此苟非命世孰

之厄迭遞也干戈遞用言亂也

掃五臣雲莫貞反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

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雲孔安國尚書傳曰雲陰氣也武公切今協韻音夢

良曰千年一聖人出五百年一賢人生聖賢未

出其中有命世者謂亞於賢也孰誰也雲雲昏



濁氣也以喻亂也言亮若非命  
世之賢豈能埽除天下之亂  
宗子思寧薄言

解控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謂彼有急而控告於  
善曰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

已已能解之左氏傳王子伯駢曰無所控告杜  
預曰控引也翰曰宗子謂先主也寧安也控

急也言先主思安天下故薄言求於亮以釋褐  
解海內懸急之災先主漢之孫故稱宗子釋褐

中林鬱為時棟善曰亮為丞相故曰時棟袁崧  
後漢書郭林宗與陳留盛仲明

書曰足下諸人為時棟梁向曰釋去也褐衣  
庶人之服言去褐衣華林野鬱然而起為棟梁

之臣也鬱盛兒言其為  
上元弘長雅性內融善  
國之要如屋之有棟

謝承後漢書曰嚴遵雅性高厲  
統也士元字也弘大長遠也言其思慮大遠也  
翰曰此謂龐

融明  
也  
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



先生標

從才之振起清風

仁民仁民而愛物六

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曰終以

知始始以知終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銑

曰備多塗道擇立也言天下喪亂多時而勝殘

去殺之道未能有盛者統之為政乃立此道振

古人之

綢繆哲后無妄惟時

善曰毛詩曰綢繆

清風

猶纏繇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良曰

綢繆恩密兒哲后謂先主也無妄惟時謂當窮

災之時也易無妄卦云

夙夜匪懈義在緝熙善

無妄之行窮之災也

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曰維清緝熙

濟曰夙早匪非懈墮緝和熙明也言其早夜非

敢怠墮義在和明

三略既陳霸業已基

善曰蜀

政治以平天下

璋既還成都先主嘗為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

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



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戕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剋

公琰殖

五臣作植根不忘

為軍中郎將卒

向注同

中

五臣作忠

正豈曰摸

五臣作謨

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

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

善曰蜀志曰琬為大將軍錄尚

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為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已也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翰曰此謂蔣琬也公琰字也植立根本

漢學疑此也

言宛立生之本不忘忠正之道豈



日馬絡頭也勒控也言琬既受祿秩以為驅策

如良馬之有絡公衡冲善本達秉心淵塞媚兹

控奉君主之命善曰毛詩曰秉心塞淵又曰媚

一人臨難不惑茲一人應侯順德向曰此謂

黃權也公衡字也冲幽秉執淵深塞實媚愛也

一人天子也言權用情幽遠執心深實愛於天

子臨危難之疇昔不造假翽鄰國善曰蜀志先

事行而不惑主將東伐吳

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

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

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

遜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

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拜鎮南將軍濟曰

不造謂伐吳軍敗也假翽鄰國謂降魏魏拜為

將軍蓋假借朝夕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善曰蜀

而已非其欲也志曰魏



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為車騎將軍卒濟曰微美也進能美音者謂嘗諫先主也退不失德者謂不得已降魏而志常在蜀也自諸葛亮至此並蜀臣凡四人

### 六合紛紛民心將變鳥擇高梧

臣須顧

眄善曰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

翰曰此謂周瑜也紛紛

亂也鳥謂鳳鳥也鳳擇梧桐而栖言為人君者擇地而都而賢臣須君顧眄乃為用也

公

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

善曰崔寔本論

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良曰公瑾瑜之字也朗明也獨見猶獨斷也銑曰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明君也定交一面言一見不疑乃委而任之

桓桓



魏武外託霸迹志掩復霍小戰忘敵二山在吳

之境何曰桓桓武兒霸迹謂漢朝也言其外

託事漢以示天下而志欲掩取吳國恃其戰勇

輕忘吳敵也此所述魏武者欲卓卓若人曜奇

明周瑜赤壁破魏軍之功也

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善曰淮南子曰夫道

誘曰三光日月星也銑曰若人猶此人也言

瑜破魏於赤壁也曜奇謂曜明奇策也赤壁江

口也參三也三分者言三國也子布擅名遭世

宇宙天下也隔謂各據一方

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善曰吳志曰張昭彭

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

為良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

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趣秦撫

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



成公子駟曰請息肩于晉良曰撫猶歛也言其如鳥

子布字也擾亂也歛翼於鄉間且不見其才能及避難於江王略

東遂投孫策也息肩謂安志也表外也威夷吳魏同臂遂獻宏謨五臣本匡此霸道善

應場釋賔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史記商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桓王之

夷險阻也吳魏先同起兵以平天下故云同寶也贊助宏大也霸道謂吳也

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善曰吳志曰

弟推託昭昭率羣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翰曰孫權即

位追謚孫策為長沙桓王言策之薨時帝業未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

大業帝業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



老臣

善曰吳志引此言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

良曰南

面天子也寔實也老臣謂昭也

才為世出

五臣作生

世亦須才

善曰蘇武

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翰曰賢才為亂世而生亂世亦須賢才而靜亂

言君臣相須乃成其業

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子敬拔跡

草萊荷檐

五臣從才

吐奇乃構雲臺

善曰吳志曰初肅見推說推曰

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影拔

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高高誘曰高際於雲故曰雲臺

猜於臣也

銑曰此謂魯肅也子敬字也昂昂出羣兒雲臺喻帝業之高也荷檐謂賤者之事

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

善曰



謂體兒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  
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  
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濟曰  
此謂諸葛瑾也子瑜字也都美長善也良曰  
毅剛也言其能諫而不剛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  
犯逆顏色正直而不剛

**無鵲鵲固慎名器**

善曰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但

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毛詩曰鵲鵲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伯言蹇蹇五臣作

**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

五臣獻替善曰周

臣蹇蹇匪躬之故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以替不獻能而進賢

向曰此謂陸遜也伯言字也蹇蹇直也出為將



進之否者替之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

忠而獲戾

善曰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

陳太子正統宜有監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

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

書三四上太傅吳粲坐致與遜交書下獄死權

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銑曰寧安挫

折也言折挫前敵之鋒銳也然卒以元歎穆遠

正直招君主之疑以忠鯁而得其罪

神和形檢

從才五臣如彼白珪質無塵玷善曰毛詩

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東觀漢記杜

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幾玷良曰此謂

顧雍也元歎字也穆美也檢整也言其志思

美遠神理清和形兒嚴整珪玉無玷缺也立

上作行

以恒匡上以漸

善曰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



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宜潔周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翰曰言其德行使有恒也臣

正也正其君上必以漸諫不為疆也清不增絜濁不加染善曰言

之宜也向曰清不增絜者謂心清而不自恃故不絜也濁不加染者謂時濁而不隨邪故不

染也仲翔高作貞亮性不和物善曰吳志曰翻性

銑曰此謂虞翻也仲翔字也亮明也不和物謂不隨俗而易性好是不羣折而

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嘆作五臣過孫陽放同

賈屈善曰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肯死人而

語神仙俗有仙人也權責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蟲也擾柔可抑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之

處古嬰之則殺人



黜楚辭曰騷躊躇於弊華兮遇孫陽而得代王  
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  
騷騷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王石相孫和氏爲之  
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  
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踈之以誼爲長沙王太  
傅誼既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  
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誼追傷之  
因以自諭 齊曰性不容非故曰好是志多正  
直故曰折而不屈 翰曰屢摧逆鱗謂犯顏直  
諫也黜謂遭棄逐也良馬比於賢人也孫陽古  
之善相馬者言賢臣不爲君王所知乃遭遷逐  
則歎過於良馬之不遇孫陽也是同乎賈誼屈  
原身沒於荒裔也上自周瑜至此並吳臣凡七  
人說說衆賢千載一遇 善曰毛萇詩傳曰說說  
遇已見上文 向曰此摠述 整轡高衢驤首天  
三國之美也說說衆美也



路

善曰鶚鵠賦曰葍收整轡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枚乘樂

府

詩曰天路隔無期良曰良臣遇君如龍

之

整轡以游天路也高衢亦大路也驤舉也

挹

玄流俯弘時務善曰毛萇詩傳曰挹輶也

也

俯下也

弘

安也

秀

才詩曰仰慕同趣銑曰人之名

節

雖則殊途事君之義亦同趣理

瞻

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墮善曰周易曰日

曰

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比族也不在祀

典

呂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

論

語比考識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孝

子

不墮毛萇曰墮竭也翰曰日月著天下人

瞻

之不落仁義在人用之尚相遐風載挹載味



後生擊節懦夫增氣言曰三秀衛公詩曰伯夷  
退風重暉冠世魏畧王朗  
荅太祖曰承宗之日撫掌擊節孟子曰聞伯夷  
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何曰言庶幾想  
衆賢之遠風也則挹其德味其道乃使後生  
之賢擊其節操懦弱之夫亦增其壯氣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註

符命

封禪文

司馬長卿

善曰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

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

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

禪事所忠奏言 濟曰封者封泰山

禪者禪梁父皆築土為壇因高以事

天告王者之功成銘於金

石以示後代知其盛德也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

善本無之字

生民

善曰張揖曰昊穹春

夏天名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銑曰伊惟肇始也昊穹天也

歷選列辟以

迄於秦

五臣注作于數也辟君也

善曰文穎曰選向曰迄至也

率邇者踵

武逖聽者風聲

善曰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逖遠也近者

蹈其跡遠者聽其風聲

良曰踵繼也言歷選列代之君則循其近者繼跡可知遠聽者但聞

風聲善

惡而已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善本無也字

善曰張揖曰紛綸亂兒湮沒也勝盡也

君衆多其湮沒磨滅不稱紀於載籍者不可勝計

繼韶

五臣本作昭

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善曰文穎曰韶明也



封禪於太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管子曰封太山  
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向曰昭明夏大也自

古之君有繼明大道崇其號謚歷世  
可稱道者七十二君有封禪之事 罔若淑而

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善曰應劭曰罔無也若順

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  
罔與罔同 翰曰言為君之道無有順美而不

昌盛者誰復有逆失之道而求 軒轅之前遐哉

邈乎其詳不可五臣本得五臣本聞已銑曰軒

也遐邈遠也詳求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五臣作見可觀

也善曰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經籍

所載善惡可知也良曰五帝三皇之道六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經典籍之所傳述美惡亦可見也維語辭也



哉善曰尚書益稷之文也翰因斯以談君莫

盛於唐五臣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

五臣本有堯字善曰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

植百穀向曰后稷堯臣周之始祖銑曰創

始公劉發跡於西戎善曰漢書音義曰公劉后

也戎人咸歸其德文王改制爰周質隆大行越

成善曰文穎曰到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

越於也翰曰爰於到大越逾也言文王改制

遂為西伯於周大盛大道遂行仁化愈成其功

也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

善曰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漢書音義曰美



效之  
注同

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

耳

善曰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慎其規模又謹其遺教也良曰言周所以無惡者亦更

無異瑞蓋慎守先王之遺教

故軌迹夷易易遵也

善曰夷易皆平也言

周之軌迹平易易可遵奉也

湛恩龐鴻易豐

也

善曰湛深也龐鴻皆大也言湛恩廣大易可豐厚也湛音沈濟曰豐備也言深恩大而

備用

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

善曰張揖

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得錯

其象而彖其辭翰曰憲法也

是以業隆於強祿而崇冠於二

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

善曰孟康曰襁褓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



公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法易

故張揖曰都於也卒終也爾雅曰元始也翰

曰襁褓嬰兒衣也言成王之位在於襁褓而周

公攝政以致太平崇盛之功出於文武二君也

度其發始之理終見美德盡歸於周矣未有殊

冠出后君揆度元始都美攸所卒盡也良曰尤甚也言周德雖

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已盡美未有殊甚絕遠

之跡可考量於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

今者今謂漢也尊名有封禪之建明聖之號施行尊上之名漢

尊名善曰顯號尊名謂封禪也向曰言周猶

亦宜然大漢之德逢五臣作涌原泉沕滴曼

羨善曰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

反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向曰燹火也言漢



長多兒 旁魄莫四塞雲布霰散旁魄布衍也

翰曰旁魄通達也言德澤通達於四方如雲霧布散無所不至 上暢九垓來古下

汧八埏延善曰孟康曰暢達也垓重也汧流

於九重之天流於地之八際銑曰八埏謂八方也言聖化上達九重之天下流八方之極

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善曰懷生氣之類皆被恩

澤之德 協氣橫流武節焮逝善曰協氣和氣也橫

濟曰協和也威武之節如疾風之逝也焮疾風也 邇陜五臣本 遊原遐

闊泳音末沫音末善曰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

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向曰邇狹近也 遐闊遠也泳浮沫波也言天子惠澤近者遊其



原流遠者首惡鬱沒掩五臣本昧昭晰支列反

浮其波也康曰始為惡者皆湮滅昧喻夷狄皆化之也

穀梁傳曰諸侯不首惡翰曰天下沐仁惠之積澤則大惡之積者皆自流沒闇昧之人

皆變而為明也首大鬱積也昭晰明也昆蟲

閻善本改懌善本回首面內善曰文穎曰閻澤皆樂

愷音驛濟曰閻歌也回首然後囿騶虞之

珍羣工麋鹿之怪獸善曰言騶虞之羣在於

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也漢書音義曰微

遯也遯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良曰

囿養獸處也騶虞瑞獸也微遯也導一莖六穗

麋鹿麟也天子有德祥瑞畢見於苞犧雙貉

格共抵之獸善曰鄭玄曰導擇



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角共一本目以為牲

以供祭祀也明至德所感有此端也獲周餘

珍五臣放龜于岐善曰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

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招翠黃乘龍於

向曰獲得也珍寶也放畜也

沼善曰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

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也禮樂志

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翰同善注鬼神接靈

國語賓於間開館善曰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

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

神君有似於古靈園禮待之於間館舍中濟



禮之於間也奇物譎詭倂惕儻窮變善曰漢書音義或曰倂儻

卓異也奇偉之物譎詭非常也倂儻謂奇異也良曰譎詭謂非常也倂儻謂奇異也欽

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美臻至

也言武帝美哉衆瑞至此尚謙德薄不敢述封禪之事蓋周躍魚隕航休

之以燎照微夫斯善本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

亦慝六女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善曰應劭曰航

書旋機鈴曰武得兵鈴謀東觀曰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服虔曰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

登泰山封禪不以慝乎小雅曰心慝曰慝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末可封禪為進

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翰曰隕落航舟也休



禮之於間也奇物譎詭倣惕儻窮變善曰漢書音義或曰倣儻

卓異也奇偉之物譎詭非常也倣儻謂奇異也良曰譎詭謂非常也倣儻謂奇異也欽

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美臻至

也言武帝美哉衆瑞至此尚謙德薄不敢述封禪之事蓋周躍魚隕航休

之以燎照微夫斯善本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

亦慝六女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善曰應劭曰航

書旋機鈴曰武得兵鈴謀東觀曰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服虔曰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

登泰山封禪不以慝乎小雅曰心慝曰慝張揖曰進周也漢也爽差也言周末可封禪為進

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翰曰隕落航舟也休



為瑞乃以祭天且無如我漢家諸瑞以為符應  
乃登泰山不亦慙乎進讓之道又亦差  
矣謂武帝時群臣請封泰山帝讓之

於是大

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

音惠善曰文穎曰

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諛順也

向曰諸夏

樂貢百蠻執贄

銑曰諸夏中國也言中國之人

夷貨

德侔往初功無與二

濟曰言德齊上古休

烈

善本

浹洽符瑞衆變期應

五臣本

紹至不特

創見

善曰文穎曰不獨一物造見也創初創也

也言美盛之德乃徧天下符瑞衆變如意者

善本



無者**泰山梁甫**

五臣作父

**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

善曰

漢書音義曰意者言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帝封

禪紀號以表榮也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者發

語之辭也

翰曰望天子幸于泰山以脩封禪

之禮紀聖號以為萬代之善美也蓋者辭也况

善也榮

**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

善本無此二句

向曰帝

美也

天儲多祉

福慶善也

**陛下謙讓而弗發也**

善本無也

日惡發封禪之

制讓而不為文

**契**

挈

**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

善曰

穎曰弗發往意

應劭曰挈絕也李奇曰缺闕也韋昭曰三神上

帝太山梁父也

濟曰三神天地人也缺闕也

言不封之禪

**羣臣慙焉**

良曰慙耻也

**或謂**

善本

**且天**

絕三神之意

**羣臣慙焉**

良曰慙耻也

**或謂**

善本

**且天**

**為質聞示珍符固不可辭**

善曰孟康曰天道質



瑞以示王者使知至化之道此天命固不可辭

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

善曰漢書

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廢幾向曰自帝王若知此辭之則是泰山無七

十二人之記而梁父之禮亦無幾何之跡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

而屈說者尚何

五臣作可

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

善曰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

翰曰言自昔之君若辭天命不崇封禪之道亦當各取一時之榮皆度其世則屈指而說者尚可

得稱有七十二君矣言武帝不可讓也

夫脩德以錫符奉命

五臣作符

以行事不爲進越也

向曰錫賜符應越踰也言天子脩德則天賜以瑞應



也天子乃奉瑞應以行封禪  
之事不為苟進以踰禮也  
故聖王不替而脩

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  
善曰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言

不廢修禮地祇告誠天神之義也  
張揖曰蓋先禮中嶽而幸太山  
向曰替廢謁申款誠也言

聖王之德不廢則脩禮於天地神祇以申其誠  
也將有事於泰山必先禮中嶽以其處中而尊

也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

濟曰章明也至尊天子也浸潤也黎元百姓也  
皇皇哉斯事  
善本斯作此兼無事字

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善本業不可貶也願陛

下全之  
善曰皇皇美也卒終也貶損也卒或為本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翰曰皇

皇大也不亦而後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使獲



曜善本從火 日月之末光絕炎焔以展宋錯措事善

漢書音義曰案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覩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

銑曰措紳先生謂經儒之人也略教絕遠炎照展申案官錯致也言雜用經儒之士行其教附

使得天子之惠如日月之光遠猶兼正列其義照也以展其官司以致其事業

袞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

無善本窮善曰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

時別別人事叙述大義為一經也服虔曰舊為六經漢欲七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翰曰

春秋之義正天時列人義故將欲袞飾文辭作述此理以為一經將繼舊六經以為七經行之

於終古謂漢欲使諸儒著書也藝經也襲繼也攄猶行也無窮謂終古也俾萬世得



激清流揚微波飛

善本

英聲騰茂實

善曰蜚古飛字也

良曰俾使騰傳也言使萬世之後

前聖所以求

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

向曰永長也鴻大

王所以長保大名為王者之首者用此道也

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

覽焉

善曰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

於是天子沛

普蓋切善

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

五臣哉

善曰張揖曰係感動之意也許皆切係

作誠我也言我誠往哉

乃遷思廻慮揔公卿之議詢

將然封禪之議

向曰揔納

詩大畢之專黃帝端之富



善曰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  
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博也符瑞  
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富  
饒也翰曰詩者歌詠美德也大澤謂天子之

惠澤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善曰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兒孟子曰油然作雲

向曰天子之德如天

甘露時雨厥壤可游

善曰

也言群瑞屢臻故可遊遨也

濟曰壤

滋液滲

土也游作也謂風雨時可行其農作也

疏灑何生不育善曰說文曰滲下灑也又曰灑

良曰

雨露滋液潤澤滲下於

嘉穀六穗我穡曷蓄

善曰

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

翰曰言非唯

我之稼穡既豐何所不蓄積也曷何也



雨之潤澤之

銑曰此非唯雨也則君之惠化所為潤澤也

非唯徧之

我汜

似

布護之

向曰潤澤非唯徧我下人而已蓋君化分散萬物皆霑也汜猶

君也布護

萬物熙熙懷而慕思

五臣

名山顯位

望君之來

善曰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韋昭曰名山泰山也顯位封禪

之事

濟曰名山泰山也言此

君乎君乎侯不

邁哉

善曰李奇曰侯何也言君何善曰不行封禪良曰邁往也

般般

班

之獸

樂我君圃

五臣

白質黑章其儀可嘉

善曰謂騶虞也春秋

考異郵曰虎班文者陰陽雜也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

翰曰般般雜色兒樂遊也是時

有瑞獸見名曰騶虞身

文

穆穆君子之態



蓋聞其聲今親其來

去聲協韻義曰咬咬和也

善曰漢書音

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態他代切親見其

來向曰咬咬明兒穆穆美也態兒也言瑞獸

之形明美如君子之兒蓋曾

聞有之今乃親見其來也

厥塗靡從天瑞之

徵善曰文穎曰其道從乎此乃天瑞之應

曰言其來見之道無從地應蓋天瑞以示明

君之徵茲亦五臣作爾於舜虞氏以興善曰文穎曰百

在其中濟曰言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

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五臣作與帝用享祉善曰漢

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遊靈時也毛詩曰

麇鹿濯濯帝天帝也白麟馳我君車之前因取

療祭於天天用歆享之荅以祉福也良曰濯

濯游兒武帝元狩元年十月往五時祭祀有白



麟見馳於帝車之側此乃上帝三代之前蓋未

享君福也

徂往與車祉福也

掌五臣本有向曰三代謂

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善曰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楚辭曰駕八龍

之宛宛

向曰時有黃龍見也宛宛龍兒

采

色炫

縣

燿

五臣本

煥炳煇

胡

煌

向曰龍

正陽顯

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善曰文穎曰陽明也

如淳曰書傳揆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宜有黃

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銑曰

陽龍也言龍見乃覺悟下人知天子之德也又

於書傳所載黃龍土德也漢本火也今黃龍見

當改爲土故云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善曰漢書

受命所乘也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



之孟子曰天與之曰天與之者詩詩然命之手

曰不濟曰厥其章明也言天以其有德示之

祥瑞不必衆言以美其道也諄諄衆言也依類託寓喻以封禪

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

封山之事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

巒山也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

允荅聖王之德兢兢翼翼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

爾雅曰翼翼敬也向曰披覽藝文圖書以觀

國家之事天意人事已相交會銑曰上下謂

百姓百官也言其相起發意信欲荅天子之德

而天子猶兢兢而懼翼翼而恭恐天下未致和

平故曰於歎美之辭也良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

善曰太公陰謀机之書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向曰此言天子能致和平化尚猶恭懼此興而慮



衰安而思危也。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格。

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善曰徐廣曰假大也。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

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

不怠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祗。向曰祗敬也。濟曰假大也。大典

謂重位也。言舜居重位常自顧省察恐政治有所闕遺言武帝亦然也。

### 劇秦美新

并序

善曰李充翰林論曰楊

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 楊子雲

善曰王莽潛移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九辭。鯁議退不能

草玄。虛室頤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龍危。青以襄錄。秦餐所制。可以加焉。



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翰曰劇甚也王莽篡漢位自立為皇帝國號新室是時雄仕莽朝見莽數害正直之臣恐已見害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室為美將悅莽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

諸吏

善曰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良曰謂諸官也此雄

自稱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銑曰謂莽也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五

本作拔擢倫比與羣賢並位善本愧無以稱職

濟曰渥澤惠恩比類也言蒙澤恩拔於倫類與羣臣並位自愧無才以當職事也稱當也臣

伏惟陛下善本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



善曰書曰若時登庸又曰欽明文思翰曰庸用也欽敬也尚庶幾也言敬明之德庶幾於古

道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善曰尚書曰天子作人父母又曰為天下君

執粹精善本作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

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善曰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周易曰聖

人以神明其德良曰參合也言明德方於天厚德比於地如更有一地故云貳地也配

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善曰尚書考靈耀曰天地

開闢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向曰新德謂莽之德也罔無也

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善本無文一篇以彰漢氏

之休善本有顓縣病此一旦先犬馬真



溝壑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昭感也昭與卑同

通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之心

銑曰顛胸謂風疾也犬馬雄白謙賤比於奔所乘玩之犬馬也言有疾病恐一朝先於犬馬而死填於

溝壑

善曰左氏傳鄭伯

所懷不章長恨黃泉

善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敢竭肝膽寫腹

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

極思也

善曰莊子弁州子曰今於道秋毛之臣

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

許音吁惟吁吁

善曰言混

萬物睢盱而不可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魯靈光殿賦曰鴻荒撲略厥狀睢盱西京賦曰睢盱跋



屈字林曰睢仰目也眴張目也 翰曰權輿始

也祛開也睢眴眴視不分明兒言始天地形

未開之時混 或玄而萌或黃而牙 善曰言天地

沌不分也 方開故玄黃

異色而生萌芽也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玄

良曰玄天也黃地也言其色蒙籠始生萌芽玄

黃剖判上下相嘔 善曰言天地既開玄

養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煦嫗覆育

萬物鄭玄曰以氣曰煦煦與嘔同 向曰剖判

分也上下天地也言天地之 爰初生民帝王始

氣相蒸而生萬物也嘔蒸也 善曰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

存 善曰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

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銑

曰天地既分是育萬物乃生其人則有帝王存

焉蓋將王乎昆昆華華五臣本作之時豐 善本



聞罕漫而不昭

五日本作照

察世莫得而云也

混混

茫茫天地未分豐開罕漫不明之兒也言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罕漫而不昭察故世莫得而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時而得澹漠焉 翰曰混茫混沌之氣也豐聞罕漫不明兒言此當時事物不得明察後世之人不可得言其實厥有云者五臣

一上罔顯於犧

善本

皇

善曰罔無也顯明也伏

向曰其有可云皆無有明

中莫盛於唐虞邇靡

著於成周

善曰左氏傳召公曰紂合宗族于仲

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

善曰司馬遷書曰仲尼

子不見用於時故脩春秋因而發思也

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



不云道德仁義禮智

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神明所祚兆民所託

孔子作春秋皆言神明所以垂福也人所以依託者無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之君唯秦皆棄此

而暴虐

獨秦崛

求勿切善本作屈

起西戎邠

荒岐雍之

疆

善曰史記曰秦自非子為附庸之邑秦號曰

秦嬴 濟曰邠岐雍皆地名荒外也疆界也

因襄文宣靈之僭跡

善曰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文公立卒德公立

卒宣公立又曰懷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

良曰襄文宣靈並秦公謚也言始皇因此跡而起

立基

五臣本無立

孝公茂惠文奮昭莊

善曰史記曰獻公卒子孝

公立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武王卒立其母弟為

昭襄王文王卒子莊襄王立 翰曰秦至孝公

始稱王惠文昭莊並秦王謚也茂盛奮至政破



縱王曰本作擅衡橫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臣

本作盛從鞅仰儀韋斯之邪政善曰史記曰莊襄卒子政立初

并天下號始皇帝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佐秦者也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皆

秦相良曰政始皇名關東為從關西為橫皆諸侯連為援助之名始皇皆破之自專擅其威

也向曰始皇盛從商鞅張儀馳騖起翦恬賁

呂不韋李斯之計以邪為政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鄢郢又曰

之用兵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鄢郢又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翰曰馳驅白劉楚滅

起王翦蒙恬王賁以為將故云用兵也善曰史記李斯曰請非博士古文刮古語燒書官所職天下敢有藏書詩百

家語者請守尉雜燒之向曰弛禮崩樂塗民



耳目

善曰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主也六韜曰先塗民耳目

廢塗塞也欲使人愚也

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

善曰流漂滌蕩

謂除之也濟曰流漂滌蕩並謂除去其禮法也

難

然

除仲尼之篇籍

自勒功

善本

業

善曰難古然字

翰

改制度軌

量咸稽之於秦紀

善曰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而著之秦紀

紀記也言述之於秦史以記其事

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

遜

曰耆舊碩大也

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

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

余獠

而不臻

善曰

鳳也肉角麟也

說文曰狙犬獠人也又曰獠犬不可見付也



而不至也也獵獲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

潛善曰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謂滋液浸潤能生萬物也潛藏也濟曰此

瑞潛而不出大第經實巨狄鬼信之妖發善曰

星也穀梁傳曰星字入北斗字之為言猶第也

步內切第步忽切史記始皇本紀曰彗星光見

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謂星出東入西出西

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地

為石漢書曰秦始皇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服

出於臨洮鬼信謂告祖龍死也向曰第妖星

也賓落也如皇時神歇靈液善本海水羣飛二

世而亡何其劇與平聲善曰繹猶緒也言神

為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二世胡亥也為趙



秦無道之甚故歇其靈潤滋液不降福祥海水羣飛喻天下亂也 帝王之道兢

兢乎不可離已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 銑曰兢兢懼也言為君之道兢兢恐

懼不可離於身也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

者極妖慝善曰貞正也言既正且明故祥瑞咸格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慝競集

也昧或為蔑 濟曰窮極皆多也回邪也言上

帝王貞明者多祥瑞邪而暗昧者多妖慝也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善曰

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全立者乎言無也 向曰覽古者憑仁

義而感應瑞而尚聞有喪缺之理何有為壞廢之道而能全乎言必無全者也徹猶廢也此亦

微有意言漢有仁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罔



桀紂

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又云若稽古帝舜夏桀殷紂也尚書曰威侮五行

若順也又曰有談人君威暴侮亂者則必比跡於桀紂之王

況盡汎

五臣作汎音信

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

哉

善曰況況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不能也毛詩曰洒掃庭內毛萇曰洒灑也洒

與汎同所買切

良曰言除埽前聖之書專用已之私以為酷暴安能享福又遠者乎記除也

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

葉

音攝高祖發跡在於

豐沛滅秦道自宛葉

向

自武關與項羽

五臣

戮力咸陽

善曰漢書曰初高祖將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峽下秦軍沛公謝羽曰

與將軍戮力攻秦不自意先入關

銑

創業蜀

曰項羽也言與項羽戮力攻秦也



漢發跡三秦

善曰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又曰韓信因陳三秦

易并之計漢

王聽信策

克項山東而帝天下

善曰漢書曰灌嬰追斬羽

東城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

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

蠲

古玄反

善曰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餘

悉除秦法

濟

如五臣儒林刑

五臣作形辟歷紀圖

典之用稍增焉

善曰歷紀歷數綱紀也向曰辟法也言始開學校定刑法也

歷紀謂歷代之紀及圖書經典稍益興焉

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

古而猶襲之

善曰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襲猶因也

良曰言漢繼秦餘近項羽爵



襲之未能盡除絕也。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

善曰：爲襲秦項故，闕者不補，弛者未張也。濟曰：典則弛廢也。道極數殫，闇忽

不還。

善曰：言天道既極，曆數又殫，故闇忽而滅，不能自還也。銑曰：漢道已極，歷數窮盡。

闇昧忽亂，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

善曰：大新，王莽也。莽字巨君，王皇后之弟子也。言上帝廻還而資助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

福祐之也。

何曰：上帝，天也；后土，地也。言秦爲

酷暴，漢興稍寬，其猶未能至治，道極數盡，朴散

不還，故大新受命。上天還祥，玄符靈契，黃瑞涌

出。

善曰：玄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莽

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列焉。涌出瑞之，翰曰：玄，天黃地也。言天地符契祥瑞，皆見於時。



也津

必勃

善本作淳

沕

勿滴

川流海渟

音庭

良

言祥瑞

多如川流海水之渟

雲動風偃霧集雨散

善曰言衆

瑞之誕彌八圻

五臣作圻

上陳天庭

善曰八圻猶八

圻

多也

上列天庭

濟曰誕大彌廣也八圻八方也言

雲行雨施萬國從化如風偃草霧露潤集布散

天下大廣於八方之

震聲日景炎光飛響

疊塞

境德聲上陳於天庭

善曰言威聲如

雷光景若日也

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

善曰言威聲如

易曰震爲雷炎光日景也飛響震聲也塞乎天

淵所及遠也天淵達於天下塞於深淵項岱曰

上達皇天下洞重泉不可辭讓言難也向曰

震動明德之聲天下所仰如日景在天炎盛之

光萬國歌謠響飛滿於天淵之於是乃奉若天



命窮寵極崇

善曰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向曰若順也窮寵極崇謂至尊之位

也

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

善曰分天

之符合地之契言應錄而王也創業經乎億兆規模至於萬世也

規萬世也

奇偉倜

歷天儻譎詭

天祭

五臣作際地事

善曰言衆瑞所

以咸臻者由能祭天事地化之應天地之間亦屢出焉

翰曰奇大卓異變化之應天地之間亦屢出焉倜倜倜謂卓

異也譎詭謂變化之速也

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

天下四十有八章

善曰漢書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

天下向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示符瑞異物殊怪之事於天下四十八章謂錄之爲書

如篇章然也

登假

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

五臣本作室



其疇離之

善曰假至也言衆瑞升至於皇天鋪衍於下士離應也

良曰登上格至

穹天鋪布衍廣疇離治也言美聲上至皇天廣布天下非新室其誰能治之若此

卓哉

煌煌真天子之表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表儀也濟曰卓大煌明表儀

也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虵方斯茂矣

善曰吳錄曰孫

策使張紘與袁紹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鳥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周以白魚爲瑞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虵當徑高祖杖劍斬虵分爲兩道開也

銑曰湯有白鳩丹鳥

之瑞武王有白魚之祥高祖有斬白虵之應比

之於此爲

受命甚易格來甚勤

善曰格至也言恭德盛故受天

輕蔑也

命甚易令衆瑞咸至甚勤也

翰曰

昔帝纘祖

管



皇王纘帝

五臣本無纘帝二字

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

損益而亡

五臣本作已

豈如

善本作知

新室委心積意儲

思垂務

善曰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委亦

積也

向曰纘繼也踵追也昔者五帝繼跡三

皇三王繼跡五帝皆隨前事追於古道而舜則

無為而治殷因於夏禮法有所損益其後紂

乃亡之豈如新室委積意思垂拱治事也旁

作穆穆明旦也

五臣作亦

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

為與

平聲

善曰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

也尚書曰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司馬遷書曰

勤勤懇懇

銑曰穆穆美也言莽勤勤懇懇整

治非秦皇自

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



覺德不愷

善曰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

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良曰前人謂先王也若不勤勤則前王不當天

心矣不懇懇則悟大德不是以發祕府覽書林

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

失業紹唐虞之絕風善曰言以文雅為園囿以禮樂為場圃胤續也紹繼

也

翰曰秘書之府

良曰胤嗣紹繼也言禮樂法制有所失絕者皆繼之

壹律嘉

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炳煥

善曰作煥炳

照耀靡不宣臻

善曰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玉貴之

也著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王之典



月之節者神封靈兆上文也言此諸事於國政之要皆美而正之均而平之崇而行之古文前典盡發而明之炳燦照耀明德也言如此明德宣之無所不至臻至也

式軫軒旂

旗以示之

善曰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卿車服黻冕各有差軫軒皆車也尚書大

傳曰未命爲上車不得有飛軫鄭玄曰如今窻車也周禮曰交龍爲旂熊虎爲旗向曰式用

也軫軒車也旂旗旗名也揚和鸞肆夏以節之

善曰大戴禮曰行以和鸞趨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鸞和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樂也

步則歌之以中節銑曰揚動也和鸞金鈴施以節車行也肆夏樂名步則歌之以中節也

黼黻衮冕以昭之

善曰言制服有差亦明貴賤也尚書曰黼黻絺繡周禮曰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日以衣服昭其等差

濟

正嫁娶送終以尊之



善曰漢書曰莽請考論五經定娶禮  
良親九

族淑賢以穆之善曰漢書莽詔曰姚嬌陳田王予之

世世復無有所與夫改定神祇上儀也善曰漢

奏定南郊良曰改定欽脩百祀咸秩也善曰漢

祭神祇之禮使得其中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召誥曰祀于新邑咸

秩無文銑曰欽敬咸皆秩序也謂敬百祀皆

得次明堂雍臺五臣本壯觀也善曰漢書曰莽

序也向曰明堂布政室九廟長壽極孝也善曰九廟

辟雍講藝之所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愍

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

王九曰新都顯王漢書曰王莽隳壞孝元廟獨

置孝元廟故毀以為文明養食堂既成名曰長



善宮養士卷切與饌同 銑曰天子七廟莽加黃帝虞舜二廟是為九矣又置長壽宮以為文

母養食之堂 **制成六經洪業也** 善曰漢書莽奏立樂

樂故云六經也 **北懷單于廣德也** 善曰漢書曰莽重賂匈奴

上書慕從聖制以誑曜太后 濟曰懷來也單于匈奴也 **若復五爵度三壤**

善曰晉灼漢書注曰若預及之辭漢書曰莽奏

曰周爵五等地四等臣請受爵者爵五等地四

等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向曰若順也

王爵公侯伯子男也壤田也言民田有三等之

給 **經井田** 善曰漢書曰莽令天下公田口井其

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為井 良曰 **免人役** 善曰

經營也井謂田之畝數營而均之 **方甫刑** 善曰漢書曰莽

曰莽令更名天下奴婢 **方甫刑** 分移律令儀法



尚書曰穆王作呂刑孔安國曰後為甫侯良  
曰方比也甫刑尚書篇名言制刑法以比之

**匡馬法**

善曰馬法司馬穰苴之法也謂成出革  
車一乘教戎備也史記曰司馬穰苴者

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  
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  
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  
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  
法良曰匡正也司馬法

**恢崇祇庸燦德懿和**

**之風**

善曰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  
友爾雅曰懿燦美也翰曰恢大祇敬庸

用燦盛懿美也崇賢良敬而  
用之此盛德美和之風也

**廣彼搢紳講習言**

**諫箴誦之塗**

善曰搢紳謂經儒之人也漢書賈  
山土疏曰古者工誦箴諫鼓誦詩

士傳言諫過也向曰搢紳儒生也言廣用儒  
士誦經義以為義見風而之道也



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善曰毛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

雍我爰戾止亦有斯容易曰鴻漸于陸鈔曰振鷺鴻鸞皆喻賢人也充庭漸階言多也漸進

也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積善曰論語

子貢曰有美王於斯韞積而藏諸積與韞古字

通音讀翰曰俾使緒業也布濩分散見於廣

也韞積藏也言使前古聖帝之業郁郁乎煥哉

分散流廣興行於時而不藏也郁郁乎煥哉

善曰論語曰郁郁乎文哉又曰煥乎其有天人

文章濟曰郁郁乎煥哉盛美之言也

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善曰言有聖德信能

允信塞滿也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善曰尚書曰羣公

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良曰百官羣公之洽既正無不端平有等差也罔無夷平也姦



宄寇賊罔不振威

善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寇賊

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

善曰史記曰黃帝者

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漢書曰予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於是

封姚恂為初睦侯奉黃帝後嫡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

虞舜莽帝典闕者已

五臣本作以

補王綱弛者已

五臣

本作

張炳炳

麟麟五臣本作

豈不懿哉

善曰麟麟

與麟古字同用

炳炳盛明也懿美也

厥被風濡化者京師

沈潛甸內市洽侯衛厲揭

緝例要荒濯沐

善曰言

被近者逾深遠者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論語曰深則厲淺則揭



霑濡淳化者則帝都且深矣沈潛深也良曰

甸內謂近都邑也而治謂被霜風也侯衛要荒

遠服也厲深霑也揭淺霑也濯而述善本前典

沫微霑也近者深遠者漸淺也而述作術前典

**巡四民迄四嶽**

善曰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民至

民者國之正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

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

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翰曰術法也

四民四方之民也迄至也言法前代帝王之典

禮巡省四方之人問百年考增封泰山廣善本

農務至于四嶽中宗祀之儀增封泰山廣無廣

**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

善曰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

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漢

書音義項岱曰梁父者泰山下小山也向曰

典常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

也



善曰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  
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  
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向曰言自古有  
受命爲君者四方未寧營營不暇惜日不足亦  
不及有事於封禪則漢高也或不受天命況  
祥瑞之應猶或登山有禮者則始皇也

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渾海通瀆之神咸設

壇場望受五臣命之臻焉善曰言莽既受命故

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晏子齊景公曰將去此

堂堂國者而死乎向曰堂堂盛見丁當厥其

也銑曰高山深瀆四瀆之神皆設壇場以祭

之而望新君之至淳深也受命謂莽也臻至也

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五臣嚶嚶魚

如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延



延頸歸德翰曰企舉踵足也回面帝者雖勤

讓善本無讓惡鳥可以已乎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惡猶於何也

謂莽也惡辭也已止也言天下傾心帝者雖欲勤為辭讓不事封禪之禮可以止乎言不可止也

宜命賢哲作帝五臣本無帝字典一篇奮善本作舊三為

一襲以示來人摘之罔極善曰言宜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足舊二典

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良曰宜作帝典一篇述至德令振堯舜之典合三篇以為一書襲

行於時以示來世舒於臣下之心使無極也摘舒奮振罔無也令萬世常戴魏

巍履栗栗善曰巍巍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栗栗危懼濟曰

令萬世之後常戴荷巍巍高大之臭許馨香含德履其謹敬之道也栗栗謹敬也



甘實

善曰言明德比於馨香甘實故具而含之向曰令天下常臭聞馨香之譽合甘美之

實德

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  
善曰易曰剛

精也

翰曰鏡鑒也聆聽也  
言天下詞誼清和之正聲  
則百工伊凝庶績

越熙

善本作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喜與古熙字

通

銑曰工官伊惟凝成  
荷天衢提地鼈

庶衆

績功越逾熙廣也  
善曰尚書傳曰整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

則而效之

向曰天下之士皆欣荷天道之亨

通統其地理

以助君之安人  
斯天下之上則已

也地爲臣道

提統也整理也

庶可試哉

良曰言封禪盛事此天下之上則也近可試爲之

典引

并序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去也引者申也長也尚書有之



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

班孟堅

翰曰典者堯典也漢為堯後故班生將引堯事以述漢德是命

曰典引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

郗

五臣本郗作郤

萌等召詣雲龍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

侍中七略曰尚書郎比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

帝召固等六人詣此門

小黃門趙宣

向曰小黃門宦者

持秦始皇

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贅語中寧有非邪



銑曰天子令問固等云太史司馬遷贊始皇語中何處有非也寧猶何也臣等對曰

善本無等此贊賈誼過秦篇向曰司馬遷贊中全述賈誼字曰字

此篇以言善本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

明秦事作云佐翰曰僅劣也言若劣得中庸之人以秦之社

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翰曰固對此贊以即召

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五臣

將見問意開寤耶七字臣具對素聞知狀銑曰既有此對

之固終奏聞此論為非也固又具對詔因曰司

本所聞知事非之狀於帝矣素本也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

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



成一家之言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至以身陷刑之故及微文刺

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

良口帝言司馬遷以陷刑故乃及微其文譏刺

朝廷貶損漢世非義士也

司馬相如誇行無節

濟曰謂私但於卓氏女

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

何曰周備也

至於疾病而遺

忠

翰曰謂將死之時述天子之德遺其忠跡而死

主上求取其書竟得

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

銑曰言相如以此賢於遷相去遠也

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

惡不遺細微

善本作微細

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

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

良曰刻治也聖論云司馬遷非義士之論



也因史見意謂脩春秋褒貶之事

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

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

韓曰被學謂爲學官也最舊言久也浸深極深

也畢盡也言報天子之恩如天之無極

臣固頓首

善本又有頓首二字

伏惟

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無

善本作亡實

向曰惟思靡美也

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

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隨和者難爲

珍

自才朽不及前人至觀隨和珍者難爲珍五臣本無此一段

不勝區區竊作

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

濟曰雍容美也

言不足以言天子美明之盛德所冀萬分而得其一分也

猶樂

善本無樂

啓發憤



薄善本覺悟童蒙鏡曰樂謂樂為其事也光揚大漢軼聲

前代五臣本作世良曰軼過也言光揚大漢之美過聲於前世聖帝明王也然後

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驚頓首頓首曰太

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因熅熅於云反蔡邕

兩儀烟烟熅熅陰陽和一相扶兒也熅熅曰易太極是生

極混沌氣之初也元始也兩儀天地也烟熅天

地之有沈而奧有浮而清蔡邕曰奧濁也言兩

氣同沈而濁者為地浮而清者為天善同邕注

向曰奧深也言混沌氣有重濁而沉深為地有

浮輕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蔡邕曰地體沈

為天也而氣降升降交錯則衆類同矣善曰國語曰

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老子曰有物



混成先天天地也銑曰沈浮之肇命民主五德氣相交雜衆類混合而成其形

初起蔡邕曰民主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

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復始也銑曰肇始也五德謂五行也言帝王以五行相

承乃初起是法也同于草昧玄混之中蔡邕曰易曰天造草昧混猶溷

濁翰曰天地初開至理無名之踰繩越契寂君則同經于草創冥昧玄混之中

寥而亡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蔡邕曰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

寂寥綴知銑切翰曰踰越常理寂寥無言而後世

之君系之不連綴也詔言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亦莫不開善本

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復乎其書猶可無可



得而脩也

蔡邕曰所依爲氏也號功之表也號

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

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

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天地開道人事

向曰其有名氏號令之君紹繼天下開治萬物

者莫不始於太昊之主以爲帝皇之首上古遠

乎其書尚可得脩治也亞斯之世善本通變神

化函含光而未曜翰曰亞次也言次此太昊已

上變通神化其光不見則難

可知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

冠德卓綽

善本作絕

者莫崇乎陶唐

善曰翼法也言

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春秋合誠

圖黃帝德冠帝位銑曰稽考乾天降下也龍

翼謂龍飛也炳明卓高綽寬冠首也陶唐堯也

言上考天道則下承龍飛利物之道則明著於



典謨以爲百王之首高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大寬遠者莫崇於堯也

虞

立臣本作有虞虞

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

肱既周天廼歸功元首將授漢劉

蔡邕曰天有五行之序堯

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爲之正四臣已徧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爲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爲劉氏以是明之漢爲堯後善曰尚書曰熙帝之載尚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翰曰堯位不授其子禪舜舜亦不授其子而讓禹稷契佐治能廣堯事夏氏之後遠成湯之業湯復遠成武王之祚夏殷周悉有至德股肱備也則堯之道廣知舜



禹賢聖之資以至於此而天乃歸功於堯將授  
漢命以爲天子也熙廣載事越遠也元首謂堯

也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縣象閣

而恒文乖彛倫斁而舊章缺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

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易曰亢  
龍有悔窮之災也又曰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

日月尚書曰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彛倫攸  
斁左氏傳曰季恒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

也向曰俾使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也言使

漢承三代荒亂之末值亢龍悔窮之災日月暗  
昧星辰乖錯常理敗壞古書虧缺聖教喪矣而

漢能脩之易云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  
懸象恒文日月星也彛常

倫理斁敗也舊章古書也故先命玄聖使綴學  
立制善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玄



帝卯行也銑曰言漢室既興先命習玄聖之  
教者使綴於學教立其制度補其缺治其亂

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善本作詰蔡

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尼

之作亦顯助祖宗揚明其蹈詰之德向曰宏

大亮舉表立相助迪蹈哲智也言大舉洪業立

助祖宗贊揚前古以蹈聖哲之跡謂聖王之道

備哉粲爛真聖善本神明之式善本有也字向曰

其有文章也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善本禰

矣蔡邕曰茲孔子也善曰謂臯陶后夔阿衡

之興皆由孔子神明之法式則雖臯陶之徒是

以高光二聖宸五臣本居其域蔡邕曰言高祖

光武如北辰居



其所而衆星共之翰曰時至氣動乃龍見淵

躍善曰易曰見龍在田或躍于淵向曰天命

文明而人利見之似龍躍於淵自試欲飛拊翼

而未舉則威靈紛紜飛也紛紜盛多兒海內雲

蒸雷動電熈德必搖反良曰威胡縊一莽分尚

五臣作上不泣其誅蔡邕曰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

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立子胡亥爲太子襲

位爲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閹樂誅

二世二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黃四年十月漢

兵從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見虜掠

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

之漸臺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



向曰高光二聖威靈之盛故胡亥死而王莽誅  
分散謂身首相離也言天子亦不臨而殺之者  
皆已自誅縊也然後欽若上下恭輯善本羣后正

位度宗

蔡邕曰度居也宗尊也言二王既除亂  
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諸

侯正位居尊也

善曰易曰君子正位凝命

向曰欽敬若順也敬順天地之義集其諸侯正

位而就其尊號也謂即天子位

有于德不台

五臣

也羣后諸侯也度就宗尊也

本台作怠字

淵穆之讓

蔡邕曰淵穆深美之辭  
善曰尚書曰舜讓

兼有嗣字

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為嗣

翰

曰二聖既除暴亂諸侯推而尊之乃將讓于有

靡號師矢

德者自謙不能嗣於古先聖帝明王

之列此深美之讓也

敦奮撝之容蔡邕曰矢陳也敦勉也毛詩曰矢  
於牧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



號師衆陳兵誥誓勸勉秉旄奮麾之容撫與麾音義同 銑曰靡無師衆矢陳救勉也言二聖

取天下無號今兵衆陳列勉勞奮擊指蓋以膺

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善曰尚書曰誕膺天命又曰允恭克

讓向曰言當天心之正理以膺天命授堯堯

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蔡邕曰謂

也蓄聚也善曰尚書曰火曰炎上孔佐即孔

子也能表相祖宗故曰佐翰曰蓄蘊皆積也

言漢德之盛如火炎上有其光明孔子垂詩書

禮樂以助相於時大陳王道亦如輔佐漢室矣

禮樂既盛故云蘊也洋洋乎若德良曰洋洋美

儀誥誓所不及已蔡邕曰本事曰誥戎事曰誓



之儀則尚書所載亦不及也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贖責可

探也

蔡邕曰洪大也纖細也贖索隱銑曰鋪布也言布觀殷周二代

善曰周易曰探

大小之度其幽深之跡亦可探究也洪大纖細也贖幽深也

並開迹於一簣

善本

同受侯甸之

五臣本

服弈世勤民以方伯

統牧

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匱並受夏殷侯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爲方伯或

爲統牧也論語曰雖覆一匱桓子新論曰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紀年曰

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爲殷牧師也

翰曰湯及

文王累世開迹自於卑微如起一簣之土以成其山漸爲諸侯弈世勤勞以撫下人爲一方之

長牧

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

養也



之不恪

蔡邕曰韋系韋顧已姓之國皆夏諸侯

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

戡黎善曰乘因也言因其命賜以彤弓黃鉞

乃始征伐也向曰湯文二王皆承夏殷之盛

皆國名也皆不敬天子之至于參五華夏京

命湯文奉命征之恪敬也

遷鎬皓毫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

鎬毫也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解

朝曰四分五割並為戰國毛詩曰考卜惟王宅

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

王歸自夏至于毫孔安國傳曰湯遷於毫

曰周后稷至公劉遭夏亂去邠之豳一也至太

王為戎狄所逼遷于岐二也又居鎬三也殷湯

至盤庚凡五遷都故曰三五也天

子所居曰華夏京天也鎬毫地名

遂自北而虎



螭其師革滅天邑

蔡邕曰天邑天子邑也善曰北面臣位也虎螭如虎如

螭也史記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龍如豺如

離徐廣曰離音義訓並與螭字同尚書曰肆予

敢求爾于天邑商濟曰湯武王自北面臣位

用龍虎之兵攻滅桀紂以升天子之位也螭龍

也言其兵猛如虎威如龍也師是故誼士華而

兵也革改也天邑天子之邑也

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

蔡邕曰武周樂也護

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

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

有慙德耻於始伐也豈不然乎善曰左氏傳

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義士以爲革

非之銑曰湯以臣伐君故古今義士以爲革

薄之事不為敦厚之道也武護同蔡注亦猶於

皆以臣伐君也不其然與猶豈不如此



鳥  
穆猗那翕純嘏蔡邕曰周頌曰猗猗那那

歟孔子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嘏如也如也翰曰此商頌周頌美殷周用樂於宗廟

之中也於穆猗那皆美也翕以崇嚴祖考殷薦

宗配帝善曰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於上

帝天也言所以崇敬祖考厚進馨香尊配享於上帝也發祥流慶對越天

地者蔡邕曰對答也善曰毛詩曰對越在天鄭玄曰越於也易濟注同易易乎

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蔡邕曰易易光曜流行

伐君尚能作樂配天豈不能自神明其道哉周

易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向曰易長

奔盛克能也自猶事也言所以長盛千載者豈不由能事鬼神哉誕略有常審



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

五臣本無耳字善曰言二代神

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明而不變言無殊功也

大略有古之常道審言行於禮樂篇籍光其文藻明而不變

魏魏唐基汭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蔡邕曰言測度漢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化契成稷皆爲之父母模範也

善曰楊子法言曰甄陶天下其在和乎李注曰埏埴爲器曰甄陶

向曰矧况也汭上也况我大漢以堯爲基上則源流以至深遠乃孕育舜禹而作爲殷周矣謂

舜禹堯臣也契湯之先祖亦事堯也稷周之祖亦堯臣也故如孕而生之育而長之甄陶而成也甄謂以土燒器也

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

蔡邕曰宣徧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爲二祖孝文



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  
二祖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善曰

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毛詩  
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良曰緝熙明也神靈

日照光被六幽蔡邕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

曰言天子神靈如日照天下也  
六幽謂天地四方幽遠之處仁風翔乎五臣

海表威靈行乎鬼區善曰尚書曰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鬼區即鬼方也毛詩曰章及鬼方毛萇

傳曰鬼方遠方也銑曰區方也鬼方蠻夷遠

固慝善本亡無回而不泯微胡璚五臣本而不

頤善曰頤養也何細而不養言皆養也濟曰

之慝惡回邪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



與蔡邕曰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天之功非  
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善曰周易  
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曰三才天地人也昭明登成績功也言明定三  
才明成其功非  
堯不能興也  
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  
厥道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德在下之訓非  
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下毛萇詩傳  
曰文王之德明明在天下謂天之下也  
鋪布也遺策謂古之典策有所闕遺者也在下  
之訓謂政教流訓於下也言布脩古者闕遺之  
策使聞於天下政教流訓於時則非漢德不弘  
其道  
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蔡邕曰言使日  
月星辰出以其  
節入以其期亡胸臆側匿盈縮之異也善曰  
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  
覆天載地紘宇宙而章三光也向曰經緯猶  
政治也三光日月星也使其出入躔次不出其



道外運渾元內需豪

五臣作毫芒

善曰言漢道外則

沾潤於豪芒言巨細咸被也

濟曰外則運行

造化之氣內則渥恩需於微細也渾元造化之

氣毫芒物

性類循

五臣作脩

理品物咸亨其已又矣

善曰易曰品物咸亨

說曰性生也品物

盛哉

謂萬物也亨通也言物得所其已又矣

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

與元

蔡邕曰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善曰

之君也

良曰帝世謂與堯繼世也

翰曰德

臣謂有德之臣也列辟謂百官也功君謂有功

之君也百王謂諸侯王也皆得其才能榮名鏡

照于宇宙則天子之道尊榮自古帝王無與敵

者元

乃始虔輦勞謙兢兢業業成抑定不敢論

敵也



制作

蔡邕曰鞞亦勞也

善曰易曰勞謙君子

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也鞞勞也言漢有此威德乃猶謹敬勞謙戒慎

自貶其成功之議自抑其安定之理

至於遷正

黜色賓監

平

之事渙揚寓內

蔡邕曰漢承周後

月爲年首而秦以十月爲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猶未章也善曰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

改正朔易服色

銑曰遷正改正朔也

黜色易

服色也賓監謂光武封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承休公以賓客禮之所以敬視此二代之禮而

樂渙然盛揚於天下也監視也寓內天下也



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長壽

云優慎無乃憇死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愈爾

五臣而進曰蔡邕曰慎而無禮則憇善曰優

優游三年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尚書曰

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向曰言禮官

既不能傳述帝道三公岳牧之官皆欲進言於帝也三事三公也察官命皆也陛下仰

監唐典中述祖則向曰高祖俯蹈宗軌銑曰俯

宗武帝封禪之軌則也躬奉天經善曰孝經曰夫孝天之

之經言天子身行孝道惇睦辨章之化洽善曰尚書曰

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翰曰巡



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

祖頰反 蔡邕曰懷安也保養也 善曰

巡靖巡狩而安之也 毛詩曰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 濟曰巡謀天下衆

庶之人懷安鰥寡之燔扶元瘞懸善本沈肅祗羣

神之禮備善曰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瘞懸祭川曰浮沉 向曰

此言祭天地山川也肅祗皆敬也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蔡邕

曰兒恭體仁則鳳皇來儀 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蟲三百有六

十而鳳為之長 銑曰來儀鳳也言感天子之德乃與常鳥之族集於闕下觀魏皆闕也肉

角馴毛宗於外囿應 蔡邕曰視明禮修則麒麟來善曰廣雅曰麒麟狼題

肉角家語子夏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 良曰肉角麟也乃與常獸之類馴於外囿



之中馴順也毛謂獸也養獸之處曰囿擾縉文皓質於郊蔡邕曰思睿信

立則白虎擾善曰騶虞也翰曰擾游縉黑

皓白也郭外曰郊此謂騶虞瑞獸黑文白質也

升黃輝采鱗於沼蔡邕曰聽德知正則黃龍見

濟曰此謂黃龍也天甘露宵零於豐草蔡邕曰

子有至德則黃龍見甘露宵零於豐草德至天

則其露降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三足軒翥於

斯在彼豐草銑曰宵夜豐盛也三足軒翥於

茂樹蔡邕曰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善曰

也軒飛兒楚辭曰鸞鳥軒翥而翔飛向曰三足鳥

翥飛也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

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蔡邕曰天子寰內也

也言祥瑞朝夕見於坰牧良曰圖謀皆圖書之類

也林外曰坰郊外曰牧日月邦畿卓犖方州



洋溢乎要荒

翰曰日月之下邦畿之內奇異卓犖之瑞生於帝都洋溢於遠國也

方州帝都也洋溢言多也要荒遠國也

昔周

善本

姬有素雉朱鳥

玄柜黃蓂

莫侯

之事耳

善曰素雉白雉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代殷四夷聞各

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尚書帝駿曰太

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鳥其色赤毛詩曰誕降

嘉穀惟柜惟杯爾雅曰柜黑黍也韓詩外傳曰

貽我嘉蓂蓂薛君曰蓂大麥也向曰昔周成之

時有白雉赤鳥之瑞黑黍黃麥

之秀皆爲瑞也柜黍蓂麥也

君臣動色左右

相趨

銑曰謂周之君臣喜悅其嘉瑞故動色而相趨也

如也

善曰毛詩濟濟多士又曰小心翼翼爾雅

盛多

蓋用昭明黃畏承聿懷之福

蔡邕曰毛詩

見也

曰昭事上帝



事懷多福 善曰尚書曰嚴恭寅畏 齊曰夙

敬事脩懷安也言嘉此瑞者蓋用昭明鬼神之

感敬畏上天之命奉脩先王之美 亦以寵靈文

安於兆人以成多福故作封禪

武貽燕五臣作宴後昆覆以懿鑠善曰左氏傳遠啓疆曰辱見寡君寵

靈楚國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尚書曰垂

裕後昆 良曰又益神靈於文武二王遺安後

嗣覆以美盛之德也寵益貽 豈其為身而有顯

遺宴安昆嗣懿美鑠盛也

五臣本無而有 辭也向曰成王所以封禪者豈

二字顯作專 為其身而為專擅之辭也

蓋以光祖 若然受之亦宜勤忘而旅力以充厥

考之德 蔡邕曰憊思也旅陳也 向曰若如此受命

道之事漢亦宜勤思陳力以受封禪之事以充

美祖考之道也 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

忠旅陳也

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



以流其占

蔡邕曰恭館宗廟牆也尚書曰顓頊

金滕之所在東序河圖維書在東序

流演也

維書皆存亡之事尚

覽之以演禍福之

驗也

向曰啓開也恭館置

金滕之所也金滕

周公請命之書藏之於匱

紂之秘寶則河圖也此二

河圖洛書至信至

也

蔡邕曰亮信也章明也言

明而進之以流傳其占也

明哲智也

言圖書者所以示

信天命以明賢哲之道也

蔡邕曰

繇道也言孔子先定

道誠至信也

孔子也

繇體行德本正性也

蔡邕曰體行正性

道孚信也

體行德本正性也

習堯所履今天子

復蹈

逢吉丁辰景命也

蔡邕曰言逢此吉當此

之

時者

皇天之大命也



良曰丁當也景明也言逢其吉瑞當於嘉辰此王者之明命也順命以創制蔡

日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銑曰順天命以創立封禪之制因定以和神

蔡邕曰治定作樂以和人神向曰蒼三靈之

蕃煩祉展放唐之明文善曰三靈天地人也已見陸機高秘功臣頌尚

書璇機鈴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翰曰封禪者所以答天地人之多福廣帝堯之明德矣蕃

多祉福展廣也放唐謂堯也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五臣本作

聖心瞻前顧後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大式張大信能寤寐常止於聖

心不可忘也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向注同豈茂

清廟憚勅天命也五臣本無命字也作乎善曰茂輕憚難也勅正也言封



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毛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勅天之命翰曰言天子可以瞻前顧後封禪之事皆以光揚宗廟以開洪業以示萬代豈復輕祖而難告天者乎清廟祖考廟也勅告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

茲作者七十有四人

善曰伊維也遂古遠古也矣至也言自遠右以來至

於此也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古封禪者七十二君今加之二漢是七十四人也向注同降下爰於此謂漢也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五臣作慶而遺

章

善曰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下使之而尚假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銑

曰言自古君王有天命不使封禪而假勒素牒無大慶之瑞亦妄遺跡於書傳俾使罔無光大也章謂今其五臣本如台貽而獨闕也善曰尚書傳也



罪具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良曰自封禪

之君豈有如我天子之德者我安可獨闕於此

禮也是時聖上固以五臣垂精遊神苞舉藝文濟

將脩封禪也屢訪羣儒俞善本咨故老翰曰訪問也

也言天子然納封禪之事謀於故老問以可否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

餽善本仁義善本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

焉蔡邕曰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

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誼之叢藪也天子

與羣儒故老斟酌肴覈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詩

曰洞酌彼行潦又曰肴覈惟旅向曰斟酌飲

也餽覈食也言與羣儒故老求道德之深源尋

仁義之林藪以望符瑞之至亦如飲食以

求其醉飽也餽肉也覈木實也臻至也

既感



羣后之讜辭又悉經

五臣無經

五繇

宙

之碩慮矣

蔡邕

日讜當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巡狩預十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

舉五卜之占而習吉也

銑曰羣后百官也讜

正悉盡也五繇卜辭也碩大也言感百官之正

辭知其可以也又盡卜

將

五臣本作

萬嗣揚

者之大慮以知吉也

將

作蒲萌切

萬嗣揚

洪輝奮景炎

蔡邕曰揚奮皆振布之意

善曰

併使洪大輝光奮振景明炎盛也言將使

翰曰

併使洪大輝光奮振景明炎盛也言將使

翰曰

萬世揚漢德之大光振大漢之明盛也

扇遺

翰曰

風播芳烈

良曰扇動播

久而逾

善本

新用而不

竭

翰曰德利於人而人不厭故雖久

汪汪乎丕

而逾新也其德廣遠故不竭也

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蔡邕曰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濟曰江江深廣兒不大律法疇誰亘終也言其德深如水道大如天又立大法其誰能  
知其深極之理言不可測也良曰唐堯唐皇大也再言之  
美之甚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八終